

老舍幽默詩文集

論語叢書

老舍幽默詩文集

時代圖書公司印行

老舍幽默詩文集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實價七角

著作者 老舍

發行者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

中市三百號

版權所有

序

不斷的有人問我：什麼是幽默？我不是美國的幽默學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從實際上看，也能看出一點意思來，雖然不見得正確，但『有此一說』也就不壞。有人這麼說：『幽默就是諷刺，諷刺是大不該當；所以幽默的文字該禁止，而寫這樣文字的人該殺頭。』這很有理。殺頭是好玩的事。被殺者自然也許覺到點痛苦，可是死後或者也就沒什麼了。所以說，這很有理。

也有人這麼說：『幽默是將來世界大戰的總因；往小處說，至少是文藝的致命傷。』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話，就有些道理，故此語也有理。

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為是朋友，這麼告訴我：『幽默就是開心，如電影中的胖哈台與瘦勞萊，如國劇中的打沙鍋與瞎子逛燈，都是使人開心的玩藝。』

笑爲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無價值。」這很有理，因爲我自己也愛看胖哈台與瘦勞萊。

另一位朋友——他去年借了五十塊錢去，至今沒還給我——說：「幽默就是討厭，貧嘴惡舌，和說「相聲」的一樣下賤！」這很有理。不過我打算告訴他：「五十塊錢不要了。」這也許能使他換換口氣。可是這未必實現；那麼，我得說他有理；不然，他更不願還債了。萬一我明天急需五十元錢呢？無論怎樣吧，不得罪人爲妙。

這些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說的使我懷疑。他是喝過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亞與李太白。他說：「幽默是偉大文藝的一特徵。」我不敢深信這句話，雖然也覺得怪有理。

更有位學生，不知由哪裏聽來這麼一句：「幽默是種人生的態度，是種寬宏大量的表現。」他問我這對不對。我自然說，這很有理了。學生到底是學生，他往下死釘，「爲什麼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纔答出來：「爲什麼沒有

理呢？」

以上各家之說，都是近一二年來我實際聽到的，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對——說誰不對，誰也瞪眼，不是嗎？

此外我還見到一些理論的介紹，什麼西班牙的某人對幽默的解釋，什麼東班牙的某太太對幽默的研究，……也都很有理；西班牙人說的還能沒理麼？

我管保你能明白了何爲幽默，假如你把上面提到那些說法細琢磨一下。設若你還不明白，那麼，不客氣的說，你真和我一樣的胡塗了。

說起『胡塗』來，我近幾日非常的高興，因爲在某畫報上看見一段文字——題目是『老舍』，裏邊有這麼兩句：『聽說他的性情非常胡塗，抽經抽得很厲害。從他的作品看來，說他性情胡塗，也許是很對的。』『抽經』的『經』字或者是個錯字，我不記得曾抽過書經或易經。至於『性情非常胡塗』，在這個月，是很不易得的誇讚。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見面有幾個不是『嘴裏說好話，腳底下使絆兒』的？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嫉羨對方的精明，而自己

拉好架式，以便隨時還個『窩裏發炮』麼？而我居然落了個『非常胡塗』，我大概是要走好運了！

有了這段胡塗論，就省了許多的麻煩。是這麼回事：人們不但問我，什麼是幽默；而且進一步的問：你怎麼寫的那些詩文？你為什麼寫牠們？誰教給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還是運行為也幽默呢？我沒法回答這些問題，可是也沒法子只說『你問的很有理，』而無下回分解。現在我有了辦法：『這些所謂的幽默詩文，根本是些胡塗東西——從他的作品看來，說他性情胡塗，也許是很對的。』設若你開恩，把這裏的『也許』除去，你也就無須乎和個胡塗人搗亂了。你看這乾脆不？

這本小書的印成，多蒙陶亢德與林語堂兩先生的幫忙，在此聲謝；禮多人不怪。

舍貓小球昨與情郎同逃，胡塗人有胡塗貓，合併聲明。

老舍 狗年春初，濟南。

目次

詩

救國難歌	二一六
戀歌	七一〇
長期抵抗	一一一—一四
致富神咒	一五一—一七
賀論語週歲	一八一—一九
痰迷新格	二〇—一二二
勉「舍」弟「舍」妹	二三—二四
國難中的重陽(千佛山)	二五—三三
教授	三四—三六
希望	三七—三九

文

祭子路岳母文·····	四一—四四
一天·····	四五—五三
晝寢的風潮·····	五四—五六
當幽默變成油抹·····	五七—六三
天下太平·····	六四—六五
不遠千里而來·····	六六—七六
吃蓮花的·····	七七—八〇
買彩票·····	八一—八四
有聲電影·····	八五—九〇
科學救命·····	九一—九三
特大的新年·····	九四—九六
討論·····	九七—一〇一

新年的二重性格·····	一〇二—一〇四
自傳難寫·····	一〇五—一〇七
一九三四年計劃·····	一〇八—一一〇
記懶人·····	一一一—一一九
狗之晨·····	一二〇—一二三〇
新年醉話·····	一三一—一三三
抬頭見喜·····	一三四—一三八
寫信·····	一三九—一四〇
辭工·····	一四一—一四五
不食無勞·····	一四六—一四七
爲被拒遷入使館區八百餘人上外交總長文·····	一四八—一四九
到了濟南·····	一五〇—一六一
大發議論·····	一六二—一七〇

詩

救國難歌

有信爲序

編輯先生：謝謝賜寄論語第四期，已看過轉送，以廣流傳。所欠郵資五分暫不奉償，等湊個整數再說——決不至因此而希望有人先「共」了論語的產，請放心！昨夜偶得一夢，夢見自來水筆生花；醒來決定成傑作一篇，而且要是詩；以前對於詩固十分 outline（譯爲「外行」）也。信筆寫來，果然不錯，雖無「一」一「呀」，而實具古典浪漫寫實普羅各派各家之美，空前正如絕其後！鈔好附呈，務祈刊登，以開全世界詩藝之新途徑，利莫大焉！不附奉郵票，如「務」不刊載，祈善意的擲于廢紙筐內，以免糾紛，而減麻煩，實切

幽便；卽祝

默祺！

老舍敬啓。

附傑作一篇。

此篇是詩，如有嫌牠不像詩的，請稱之爲賦也好。賦者鋪也——
文心雕龍，
詮賦——如鋪
被窩什麼的。

我也曾想賣掉三畝田，

白坐火車到南京把款遞；

一家大小愛國情若狂，

東村吆喝到西村裏；

鄉紳村長全都沒有富餘錢，

似乎鄉下財神確是那位山東姓『梁』的。

我也曾『法西斯蒂』過八九天，

黑衫黑褲黑色瓜皮小帽履，

怎奈天生不是高鼻樑，

越看越不像莫索里尼的盟兄弟！

我也曾練過國術洪拳與大刀，

貼上膏藥，胳膊還是擡不起，

也許肚裏缺油身太虛？

還是應當改練八卦與太極？

我也曾贊助以梅爲國花，

好去踏雪尋梅在沙漠大戈壁。

我也曾提倡東封泰嶽爲國山，

『泰山石敢當』，媽的，姜太公在這裏！

可是望梅止渴總成空，

南天門上新鮮的不過是空氣。

我也曾高捧活佛的大腳鴨，

真咒真經一字不解真正瞎咕唧。

我也曾尊孔崇經身修天下平，

回也不恐，到底癆病三期將而立！

我也曾燒香磕頭給馬克斯，始終是不懂種種意識與經濟。

我也曾學着甘地水米不打牙，

本來肚子就發空，絕食便更了不的！

我也曾崇拜博士梅蘭芳，

汾河灣的確應當作國戲；

藝術救國美雅又高明，

可惜洋炮洋槍就是男扮女裝也無益。

我也曾文學革命，革命文學，趙錢孫李罵一場，

結果是家兄至今仍看石印的小五義。

思來想去到底無主張，

是否鞭撻飢腸應放幾個連珠大國屁？

問地地不語，問天天不言，

怎麼救國這麼不大老容易?!?!?!

嘔，是了，莫非我是糊塗蟲？

要不然就是老大中華沒交好運氣？

戀歌

自從夢筆生花，才思騰富，真乃風聲鶴唳，草木皆詩，信手拾來，俱饒奇戀。現已將瓜皮小帽換爲桂冠，特此聲明，謹防假冒。

自從那天我看見您，姑娘，

我才開始覺得了生命。

您看，往常一頓吃四個饅饊，

那天，我吃了整整一個鍋餅；

我那憧憬之胃，正如那歇司特力之心，

從那天起，一齊十二分的發痛！

您那滿身的曲線，和

那雙安琪兒的眼睛、

我告訴您，我若是敢形容，

便是天大的反革命！

我願化爲一隻可愛的小貓，

在您懷中咕嚕咕嚕，三年也咕嚕不淨，

咕嚕的都是妹妹我愛您，

毛毛雨，和請您看電影。

姑娘，您發點慈悲，爲您

我害着相思與胃病！

我在夢中，喚過您多少聲

『笛耳』，和多少聲『大耳令』，

那只因爲，慈心的姑娘，

我還不曉得您的名和姓。

告訴我吧，您是姓張，王，

李，趙，還是洋錢聲兒的宋？

您若不肯，我只好學福爾摩斯，

四面八方用科學方法去打聽。

先告訴您些，我不完全屬於

無產階級，但您如願意，我也可以去革命；

您若不以為然，那麼，

我可以坐着汽車天天把鮮花送。

只要您願意，什麼都成，

您一張嘴，咱們馬上可以把婚定。

我現在是真正的獨身，雖然

在鄉間，有個老婆臉黑得像呂宋；

那不要緊，您自然也不在乎；您更應當

可憐我，那是有志青年的大不幸；

假如您在乎，我向天賭誓，明天，

明天我就下鄉把她往娘家送。

每月供給她塊半大洋錢，

憑良心說，這總不算侮辱女性。

鑽石戒指，您的，我決定去選挑，

只等您那玫瑰之脣那麼一動。

假如，我的愛之品，您說聲No，

天大的希望與狗命一條將同時墜了井；

那麼一來，姑娘，您瞧，

宇宙，汽車，鮮花，跳舞，便都要一乾而二淨！

長期抵抗

好小子，你敢打？

我立刻通電罵你祖宗！

並且高喊，長期抵抗！

一定：你的耳朵當然不聾？

你在這邊打，打吧；

我上那邊去出恭。

敢過來不敢，小子？

敢！好，你小子是發了瘋。

你真過來？咱們明天再見，

和瘋狗打架算不了英雄。

我今天不打你，明天不打你

後天，嘔，後天是年節我歇工。

這麼辦吧，過了新年再說，

你不前進，我犯不上改守爲攻：

你若前進，自討沒臉，

我決定長期抵抗，一輩子不和你交鋒。

啊，長期抵抗，長期抵抗，

難道伊聽着就無動於中？

一年，二年，你有多少砲彈，

敢老拍拉拍拉向我轟？

假如你自己震破了手，

難道你媽媽就不心疼？

你看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講究未曾開砲先去鞠躬。

小子，你也學着點禮貌，

好好的鄰居何必冰火不相容？

況且爲何不向老美老俄先瞪瞪眼，

他們和你正是對手相逢。

沒事偏來找尋我，我又不是

鐵作的腦袋，穿不了大窟窿。

再不然，你不是砲彈太多無處用嗎？

何不去打火山，也省得地震咕嚕嚕。

勸你不聽，我也無法，只好

長期抵抗，一直退到雲南或廣東。

到了廣東，你還能再打，你還敢

砲轟香港惹翻你的老同盟？

凡事該得就得別過火，

善惡有報不要逞能！

長期抵抗，慷慨激昂！

聽見沒有？來，放下槍砲咱們先喝一盅。

致富神咒

無論在什麼年光，

假如你聰明，我的寶貝，

無論是什麼事情，

都能找到發財的好機會。

眼，心眼，要多穿幾個玲瓏的小窟窿，

耳，心耳，要像小狗老那麼似睡非睡；

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纔是藝術的癡迷與沈醉。

機會隨時有，這個自然；

可是更別忘了利用地位。

天災人禍，旱潦不收，心眼展開，

你時時處處與財神老爺面面相對；

想想看，你有個職分，或有點名聲，

好了，發起賑災便利市千倍。

你要勇敢，這個自然；

不過，你還要莫棄小惠：

要胖難憑一碗木犀湯，

得吃就吃纔能擴大了胃。

比如說，熱河大戰血橫流，

後方醫院豈不急當去籌備？

好了，假如朝中有個人，

要個萬兒八千作開辦費；

弄他一個護士，最好是你的表嫂或表兄，

不然就請個醫生，假如內親有這麼一位：

然後，新聞紙上鑼鼓喧天；

然後，拉幾位傷兵安慰安慰；

然後，免戰高懸在大門前：

「院中人滿，已無床位。」

假如你是男，慈心的真羅漢，

假如你是女，血熱的紫玫瑰；

不管是女，不管是男，

反正發個小財有些趣味。

自古財神專佑開通人，

別信那天理良心那劑麻醉。

君不見滿洲之國名士多，

神仙不斬狼心與狗肺。

賀論語週歲

論語已週歲，
蒼天實惠我，
雖頻水旱禍，
主權仍我屬，
况多賢哲士，
華閣起東山，
我不入地獄，
慈航酒肉飽，
或倡國醫術，
科學何足取，

國猶未全亡，
放膽作流氓！
川戰且未央，
災患何所傷？
紛紛標主張：
諷經建道場，
誰復爲慈航？
體肥天下康。
一一審陰陽，
詭玄滋味長。

復有禁屠議，
萬衆免流離，
獎券亦救國，
神人誓合作，
頭頭俱是道，
唯有滿洲國，
熱河雖云陷，
明歲梅熟際，
旗仍揭青白，
從此太平矣，

水落半寸強，
擊鼓媚龍王。
救國財神忙，
飛渡太平洋。
處處好風光。
日日見奇殃；
將軍尙姓湯。
僞王獻表章，
稱臣供酒羊。
爭唱梅蘭芳。

痰迷新格

天痰無新舊，嗽久成癆；迷有淺深，心終作病：是以論語懸痰迷之禁也。今乃獨標新格，自列摩登，誠掩耳以盜鈴，亦搔頭而摹鼓（註），其愚不可及矣。然而人生於世，魚躍于淵，自古已然，於今無異；試觀今日之東北，竟是誰家之西南？竊鉤者死，賣國者榮，古今若出一轍，字號原無二家：新者舊，舊者新，良有以也。馬馬（平）虎虎，至聖宜時，燕燕鶯鶯，寡人好色。况詩乃心聲，胡塗難得，痰爲肺結，傳染而來。必期期以爲不可，何編輯之不憚煩也？謹獻三章，登龍門而價十倍，辱蒙下來，抱敝帚以重千金。如遭白眼，誓入黃泉！謹啓。

註：舍猫（即舍弟舍妹之舍）小球，每逢人搔其首，輒咕嚕若鼓。求對仗之工，不惜自創典實也。

(一)

自從母親流產了我，

黑暗的大地喲，朝陽！

象牙塔內的憧憬，

女性難道不是大姑娘？

她是天上的安琪兒喲，

下意識的我在瘋狂。

(二)

舉起了苦杯，喝着『情人夢』，

布爾喬亞的氛圍。

難道我不漂亮麼？

幻滅之火燒成的死灰！

阿波羅的我在苦悶，

一切的一切一大堆。

(三)

在愛之鄉去巡禮，
赤裸裸的高戴桂冠，
天使們的曲線美齒，
悵望了一月零三天；
失了魂的我喲，
怎的也失了樂園？

勉「舍」弟「舍」妹

榆關陷，平津不穩，弟二舍，妹三舍，相率輟學返里，是明哲保身之道者，得敍天倫之樂焉，詩以勵之。

(一)

自古男兒大豆腐，於今婦女小人流，天生明秀如冰雪，得暗溜時卽暗溜。

(二)

『黃河之水天上來，』遮莫天堂鬧水災？聽得風聲便是雨，吾家子弟盡英才！

(三)

不屑蕭蕭吟易水，有聲電影唱春愁，琴歌鎮日神仙似，爲買皮鞋打破頭。

(四)

校長胡塗教授刁，年年考試惹風潮，今年幸得安然過，勤寫情書慰寂寥。

(五)

男兒多戀女多愁，第一婚姻宜自由，國難期間羞跳舞，同居幾度最風流。

(六)

打倒雙親與大哥，家庭共產樂如何，青年自有凌雲志，第一文章屬普羅。

(七)

媽媽氣病父親愁，小院羣英賽棒球，瓦碎窗飛欣鼓掌，健兒身手果如猴。

(八)

案上梅花久不香，多情小妹折精光，天倫樂事真無比，二弟昨晨買手槍。

(九)

小詩吟罷笑聲新，風雨全家氣似春，但願青年佳子弟，無災無病盡成神！

國難中的重陽（千佛山）

滿城灰土是重陽。

似一羣笑臉的泥鬼，

擠出城門，到山前，

向千佛獻媚。

× × ×

拉車的喊得口乾，

坐車的急得心碎，

大路當中，總在大路當中，

扭着小脚怪疼的三妹。

她扯着脖兒喊：四姨，老姑，

別忘了買柿子幾對！

× × ×

年少的迷了心，

露着黃牙板兒向她笑。

年老的更多情，

眼珠釘住她的紅禪角。

有點害羞，

又不好意思發惱；

她回頭喊四姨，

四姨擠在牆根，想動也動不了。

這麼多的人，賊眉鼠眼的人，

可是，多麼熱鬧。

她向前喊老姑，

老姑正低頭把銅子兒找。

她沒奈何，無所措的，怪嬌羞的，罵了聲：

王八日的，踩了俺的腳！

× × ×

好剝的栗子，香蕉糖，

吆喝得十分好。

鹹長果來，大蔴花，

敬佛的怎能不先自己吃個飽。

柿汁兒稀黃在腮上攤，

秋蠅兒跟着把嘴耍。

孩子也哭，大人也吵，

買賣西的都該殺，給得這麼少。

賸查沒吃足，

長果也完了，

偏偏賣燒餅的

扛着籃子往遠處跑。

× × × ×

忽然，灰土起了兩丈高，

汽車喇叭似鬼嘯，

一聲呼，一聲嚎，驚開

千隻萬隻普羅腳，

向四下分逃，無心中

把別人的孩子往起抱。

× × × ×

闖人來進香，平民難道不是來朝廟，

爲什麼汽車這麼橫行霸道？

說也無益，罵也徒勞，

上山吧，向佛爺菩薩去禱告：

保佑我發財，多多發財，

我也坐上汽車狠嚎鬼叫的滿世界跑！

× × ×

山坡上滿了香客，

山腰裏滿了香烟，

聲聲佛磬，

引起大家的誠虔。

願不得揮身上的土，

願不得數袋裏的錢，

一聲佛爺一聲天，

賜給我福氣，

保佑我平安，

多兒多女，

頂好是叫我大發財源！

× × ×

拜完了佛，心裏閒，

男女老幼到山坡上玩。

青松也去折幾把，

小樹也連根子揪，

反正是沒有人來管。

多少是個便宜，爲何不貪？

誰管今春誰種的樹，

誰管明年禿了山。

× × ×

到底秋天日子短，

不大會兒太陽斜了山。

熱汗濕透了新藍襖，

上山不易下山難。

越擠越忙，越忙越熱，

一年到頭就熱鬧了這一天。

擠下了山：三輛吧？二輛吧？

娘的，張口就要五毛錢！

車兒也不雇，

慢慢走着玩，

看，路旁的柿子多麼好，

塵土蓋着還那麼鮮。

東邊問問價，

西邊掀一掀，

走出了二里半，

還是一毛十個不讓錢。

可是，怎能空手回家轉，

不帶回千佛山的『事事平安』？！

到底買了串金紅柿，

從此無災無病樂安然。

誰知道九一八，

誰愛記着那臭五三；

幸而太陽還沒落，

順手再逛逛趵突泉；

買上幾尺東洋布，

作條褲兒給小妮子穿。

小妞子的腳兒裏得多麼正，
再穿上新褲，橫是說婆家不大難。

教 授

張先生是位有名的教授，
所以最怕人家看他不起；
自己太忙，不能寫文章，
專等別人寫了加以攻擊；
不幸，沒有什麼毛病可挑，
便搜尋點私事出出氣：
說作者心田不正因為鼻子歪，
或是小時候偷過一管筆。
文章不肯寫，講義懶得編，
破着工夫爲徒弟們寫短序，

字寫得古，圖章刻得精，

由白話返文言，偶爾纔用個『的』。

愛國的言論時時在報紙上登，

一聽庫倫有難，立刻將家小送到廣州去。

薪水不發，懶得上堂，

薪水發了，應略事休息。

可是鐘點不妨多多的爭，

反正時常請假顯着大氣。

提倡國貨，收買古籍，介紹中醫，

租一所洋樓爲是有拉水的便器，

因爲他在巴黎讀過四書五經，

還在倫敦學了社會經濟：

西方的物質，東方的精神，

一以貫之，死而後已！

不幸，果然有一天他一命歸了西，

夫人小姐全動了氣；

那天和他索汽車，

他說做了院長自然會有的；

誰知院長未作身先亡，

汽車，況且怎麼安置那個女書記？

夫人一怒到校去索薪，

只得了預支的幾張正式收據！

輓聯花圈掛滿在靈前，

嗚呼！張教授的鐘點被別人分了去！

希 望

二哥，大彩是五十萬！

得了，自在逍遙什麼也不用幹。

到巴黎去看看姑娘，

上倫敦吃頓中國飯；

千金之子未便乘飛機，

其實火車輪船也都不慢。

莫到無時盼有時，

頂好存起一半帶一半。

帶着的隨便花，

酒地花天多麼浪漫；

存着的年年把利生，

比營商種地都少危險。

什麼白色恐怖，綠色恐慌，

袋裏有錢，什麼也不用管。

只是那麼十塊作本錢，

得了？嘿！不買獎券是個傻蛋！

買了一條，噯，再來一條，

兩個號碼總比單釣機會高。

還不開彩，還不開彩，

黃金之夢一夜來幾遭。

假如得了，一定必得，

一步登天抱着大皮包！

假如不得，怎能不得？

照鏡子看看，喜上眉梢。

鞋也不擦，衣也不換，

專等煥然一新，舊的全燒。

頭獎，二獎，三獎，登出來了，

越看心中越把涼氣冒；

再看四獎與五獎吧，

少得一些總比空了好。

啐！一聲哼罷把頭搖，

二十元的虧空向誰去要？

二哥，你也沒得嗎？

二哥不言，微微一笑。

文

祭子路岳母文

子不語，怪，力，亂，神。知乎此，則『與本刊性質不合之稿，概不刊登』的釘子可以免碰矣。猴面人身的小兒，竟產於黑衫之意大利，怪則怪矣，不敢以投論語。華北運動會之一千八百米接力，『力』且『接』，則再接再厲，理當迴避。山東四川之內戰，亂則亂矣，不敢高呼小子鳴鼓而攻之，况小子手內多無鼓乎。『來稿概無金錢上之報酬，』錢能通神者也；錢既決心不要，神烏得通，亦打倒宗教之一方也。此四者備，而來投稿，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那麼，論語到底要什麼樣的稿子呢？問題似乎太大，不免然而大轉一下：到底投稿者應抱什麼態度呢？當今之世，向雜誌投稿有二道焉：曰黨同，曰伐異。黨論語羣賢之同，定遭幾個『豈敢，豈敢！』反之，伐論語羣賢之異，又

難免『委實不知道！』打上前來。怎辦？三思，四思，而至百思曰：有了，子路之岳母，其庶幾乎。何則？是爲序。

夫子路之岳母者，子路之妻母而孩子們之姥姥也。夫姥姥何爲而反對子路辨報也？不聞乎夫子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而升堂，顯係知縣大老爺矣，知縣而升堂，而未入于室，是因公廢私，而欲試行生育制裁者矣。而再辨報，入室之望微矣！家齊而後國治，子路獨不知耶？岳母之用心，其女中堯舜也歟；嗚呼哀哉！而子路之友，于老太太歸天之際，齊呼『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且三嗅而作焉。焉作？作論語！是可忍孰不可忍！謹以豬頭三牲，香臘紙馬，獻于老太太之靈前，而哭之曰：

嗚呼老太太，時哉，時哉！

苟非其時，焉得論語？

苟當其時，由也不得入宇（宇者室也。）

秦水其頽，失之子羽。

水氣上蒸，淚下如雨！

嗚呼哀哉，時哉時歟！（歟讀如與。）

編輯先生：小的膽大包天，要在聖人門前賣幾句三字經，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認爲不合尊刊性質，祈將原稿退回，奉上郵票五分，專作此用。如蒙抬愛，刊登出來，亦祈將五分郵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庭起訴。敬祝

論祺：

小的
老舍敬啓。

一天

鬧鐘應當，而且果然，在六點半響了。睜開半隻眼，日光還沒射到窗上；把對鬧鐘的信仰改爲崇拜太陽，半隻眼閉上了。

八點纔起床。趕快梳洗，吃早飯，飯後好寫點文章。

早飯吃過，吸着第一枝香烟，整理筆墨。來了封快信，好友王君路過濟南，約在車站相見。放下筆墨，一手扣鈕，一手戴帽，跑出去。門口沒有一輛車；不要緊，緊跑幾步，巷口總有車的。心裏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樂；最好強迫他下車，在這兒住哪怕是一天呢，痛快的談一談。到了巷口，沒一個車影，好像車夫都怕拉我似的。

又跑了半里多纔遇上了一輛，急忙坐上去，津浦站！車走得很快，決定誤不了，又想像着好友的笑容與語聲，和他怎樣在月台上東張西望的盼我來。

怪不得巷口沒車，原來都在這兒擠着呢，一眼望不到邊，街上擠滿了車，

誰也不動。西邊一家綢緞店失了火。心中馬上就決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誰在這兒等着誰是傻瓜：馬上告訴車夫繞道兒走，顯出果斷而聰明。

車進了小巷。這纔想起在街上的好處：小巷裏的車不但是擠住，而且無論如何再也退不出。馬上就又想好主意，給了車夫一毛錢，似猿猴一樣的輕巧跳下去。擠過這一段，再抓上一輛車，還可以不誤事，就是晚也晚不過十來分鐘。

棉襖的底襟掛在小車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見好友的機會不可錯過！袍子扯下一大塊，用力過猛，肘部正好碰着在娘懷中的小兒。娘不加思索，衝口而成，凡是不愛聽的都清清楚楚的送到耳中，好像我帶着無線廣播的耳機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張得像個火山口；沒有一個眼淚，說好話是無用的；凡是在外國可以用『對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國是要長期抵抗的。四圍的人——五個巡警，一羣老頭兒，兩個女學生，一個賣糖的，廿多小夥子，一隻黃狗——把我圍得水洩不通；沒有說話的，專門能着哭罵，笑嘻嘻的看着我挨

雷。幸虧賣糖的是聖人，向我遞了個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懷中；火山口立刻封閉：四圍的人皆大失望。給了糖錢，我見縫就鑽，殺出重圍。

到了車站，遇見中國旅行社的招待員。老那麼和氣而且眼睛那麼尖，其實我並不常到車站，可是他能記得我，『先生取行李嗎？』

『接人！』這是多餘說，已經十點了，老王還沒有叫火車晚開一個鐘頭的勢力。

越想頭皮越疼，幾乎想要自殺。

出了車站，好像把自殺的念頭遺落在月台上了。也好吧，趕快歸去寫文章。

到了家，小貓上了房；初次上房，怎麼也下不來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台階都發暈，自然婉謝不敏，不敢上牆。就看我的本事了，當仁不讓，上牆！敢情事情都並不簡單，你看，上到半腰，腿不曉得怎的會打起轉來。不是顛，

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惡意的，但是我還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兒。

往常我一叫『球』小貓就過來用小鼻子聞我，一邊聞一邊咕嚕。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後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趕，球會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將要變成『球』。我的好話說多了，語氣還是學着婦女的：『來，啊，小球，快來，好寶貝，快吃肝來……』無效！我急了，開始恫嚇，沒用。

磨煩了一點來鐘，二姐來了，只叫了一聲『球』，球並沒理我，可是拿我的頭作橋，一跳跳到了牆頭，然後拿我的脊背當梯子，一直跳到二姐的懷中。兄弟姐妹之間，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個好處便是不阻礙我的工作。每逢看見我寫字，她連一聲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氣，陪她談幾句，她立刻就搭訕着走出去。

『二姐，和球玩會兒，我去寫點字。』我極親熱的說。

「你先給我寫幾個字吧，你不忙啊？」二姐極親熱的說。

當然我是不忙，二姐向來不討人嫌，偶爾求我寫幾個字，還能駁回？

二姐是求我寫封信。這更容易了。剛由牆上爬下來，正好先試試筆，穩穩腕子。

二姐的信是給她婆母的外甥女的乾姥姥的姑舅兄弟的姪女婿的。二姐與我先決定了半點多鐘怎樣稱呼他，在討論的進程中，二姐把她婆母的，婆母的外甥女的，乾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與相互的關係略微說明了一下，剛說到乾姥姥怎麼在光緒廿八年掉了一個牙，老田說午飯得了。

吃過午飯，二姐說先去睡個小盹，醒後再告訴我怎樣寫那封信。

我是心中攔不下事的，打算把乾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寫文章，一定會把莎士比亞寫成外甥女婿。好在二姐只是去打一個小盹。

二姐的小盹打到三點半纔醒，她很親熱的道歉，昨夜多打了四圈小牌。不管怎着吧，先寫信。二姐想起來了，她要是到東關李家去，一定會見着那位姪

女婿的哥哥，就不要寫信了。

二姐走了。我開始從新整理筆墨，並且告訴老田泡一壺好茶，以便把乾姥姥們從心中給激刺走。

老田把茶拿來，說，外邊調查戶口，問我幾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訴老田。

凡是老田認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別人討論一番。他告訴巡警：他對我的生日頗有點懷疑，他記得是三月；不論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起了疑，登時覺得有破獲共產黨機關的可能，非當面盤問我不可。我自自然被他們盤問短，我說正月與三月不過是陰陽歷的差別，並且告訴他們我是屬狗的。巡警一聽到戌狗亥豬，當然把共產黨忘了；又耽誤了我一刻多鐘。

整四點。忘了，圖畫展覽會今天是末一天！但是，為寫文章，犧牲了圖畫吧。又拿起筆來。只要許我拿起筆來，就萬事亨通，我不怕在多麼忙亂之後，也能安心寫作。

門鈴響了，信。好幾封。放着信不看，信會鬧鬼。第一封：創辦老人院的捐啓。第二封：三舅問我買洋水仙不買？第三封：地址對，姓名不對，是否應當打開？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筆跡，郵印，全細看過，加以福爾摩斯的判斷法；沒結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書目錄，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沒有我要看的書。第五封；友人求找事，急待答覆。趕緊寫回信，信和病一樣，越耽誤越難辦。信寫好，郵票不夠了，只欠一分。叫老田，老田剛剛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郵局不遠。

發了信，天黑了。飯前不應當寫字，看看報吧。

晚飯後，吃了兩個梨，爲是有助於消化，好早些動手寫文章。剛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結婚的夫人來了。

老牛的好處是天生來的沒心沒肺。他能不管你多麼忙，也不管你的臉長到什麼尺寸，他要是談起來，便把時間觀念完全忘掉。不過，今天是和新婦同來，我想他決不會坐那麼大的工夫。

牛夫人的好處，恰巧和老牛一樣，是天生來的沒心沒肺。我在八點半的時候就看明白了：大概這二位是在我這裏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盡了：看我的稿紙，打個假造的哈欠，造謠言說要去朋友，叫老田上鐘弦，問他們什麼時候安寢，順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決定賽開了誰是更沒心沒肺。十點了，兩位連半點要走的意思都沒有。

『咱們到街上走，好不好？我有點頭疼』。我這麼提議，心裏計劃着：陪他們走幾步，回來還可以寫個兩千多字，夜靜人稀更寫得快：我是向來不悲觀的。

隨着他們走了一程，回來進門就打噴嚏，老田一定說我是着了涼，馬上就去倒開水，叫我上床，好吃阿司匹靈。老田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登時就會去請醫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來寫。『老田，把鬧鐘上到五點』！

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鬧氣，不然的話，真想打他兩個嘴巴。

身上果然有點發僵，算了罷，什麼也不要想了，快睡！兩眼閉死，可是不細，數一二三四，越數越有精神。大概有十一點了，老田已經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該起來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陰。被窩怪暖和的，忍一會兒再說，只忍五分鐘，起來就寫。肚裏有點發熱，阿司匹靈的功效，還倒舒服。似乎老牛又回來了，二姐，小球……：

『起吧，八點了！老田在窗外叫。』

『沒上鬧鐘嗎？沒告訴你在五點上嗎？』我在被窩裏發怒。

『誰說沒上呢，把我鬧醒了；您大概是受了點寒，發燒，耳朵不大靈，
「瞧」！』

生命似乎是不屬於自己的，我嘆了口氣。稿子應該就發出了，還一個字沒有呢！

『老田，報館沒來人催稿子嗎？』

『來了，說請您不必忙了，報館昨晚被巡警封了門』。

書寢的風潮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言猶未了，只聽得子路子貢……齊聲吶喊：法西斯蒂！

夫子暗藏怒氣，輕聲問道：何謂也？

大家齊喊：法西斯蒂！

夫子微笑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大家第三次喊道：法西斯蒂！

夫子真動了氣，冷笑了一聲，翼翼如也，走了出去。心中亂想：沒想到教了這麼多年書，賣了這麼大力氣，臨完來個法西斯蒂。越想越難過，只好去請教於老子。

見了老子細說始末，老子微微一笑，道：老二，該！我沒告訴過你麼，凡

事要無爲而治，誰叫你愛管閒事？法西斯蒂，活該！

難道學生睡覺，我還得給他蓋上點被子麼？夫子反抗。

誰那麼說來着？不要管他好了，老子說。

他醒了呢？

醒了之後發給他畢業證書，好啦。

夫子雖然熱心教育，不肯馬馬虎虎，可是到底覺得老子對人情世故是極有經驗的，於是翼翼如也走回來。

到了學校，喝，貼滿了標語：打倒法西斯蒂化的孔老二。夫子知道風潮是要擴大，決定採取老子的妙策。他偷偷的進了後門，到自己屋中填好幾張畢業證書，然後笑嘻嘻的來找宰予子路們。找到了他們，他拍着宰予的肩頭，說：朋友，請拿去這證書吧；晚半天也不要上課了，我請大家吃個便飯，如何？

諸賢臉上並無喜色，由子路代表發言：我們命令你明天給我們添招女生。這是一；第二，以後再不准有考試；第三，晝寢定爲必修課程；末了，向宰予

在書面上道歉。

夫子一一的答應了，登時向宰子作書面上的致歉。這樣，一場風波算是沒有擴大，後來宰子等就成了七十二賢，而夫子至死也沒法西斯蒂化。

當幽默變成油抹

小二小三玩膩了；把落花生的尖端咬開一點，夾住耳唇當墜子，已經不能再作，因為耳墜不曉得是怎回事，全到了他們肚裏去；還沒有人能把花生吃完再拿牠當耳墜！兒童世界上的插圖也全看完了，沒有一張滿意的，因為據小二看，畫着王家小五是王八的纔能算好畫，可是插畫裏沒有這麼一張。小二和王家小五前天打了一架，什麼也不因為，並且一點不是小二的錯，一點也不是小五的錯；誰的錯呢？沒人知道。『小三，你當馬吧？』小三這時節似乎什麼也願意幹，只是不願意當馬。『再不然，咱們學狗打架玩？』小二又出了主意。『也好，可是得真咬耳朵？』小三願事先問好，以免咬了小二的耳朵而去告訴媽媽。咬了耳朵還怎麼再夾上花生當耳墜呢？小二不願意。唱戲吧？好，唱戲。但是，先看看爸和媽幹什麼呢。假如爸不在家，正好偷偷的翻翻他那些雜

誌，有好看的圖畫可以撕下一兩張來；然後再唱戲。

爸和媽都在書房裏。爸手裏拿着本薄雜誌，可是沒看；媽手裏拿着些毛繩，可是沒織；他們全笑呢。小二心裏說大人也是好玩呀，不然，爸爲什麼拿着書不看，媽爲什麼拿着線不織？

爸說：『真幽默，哎呀，真幽默！』爸嘴上的笑紋幾乎通到耳根上去。

這幾天爸常拿着那麼一薄本米色皮的小書喊幽默。

小二小三自然是懂什麼叫幽默，而聽成了油抹；可是油抹有什麼可笑呢？小三不是爲把油抹在袖口上挨過一頓打嗎！大人油抹就不挨打而嘻嘻，不公道！

爸念了，一邊念一邊嘻嘻，眼睛有時候像要落淚，有時候一句還沒念完，嘴裏便哈哈。媽也跟着嘻嘻。念的什麼子路——小三聽成了紫鹿——又是什麼三民主義，而後嘻嘻——一點也不可笑，而爸與媽偏嘻嘻！

決定過去看看那小本是什麼。爸不叫他們看：『別這兒搗亂，一邊兒玩

去！」媽也說：『玩去，等爸爸完再來！』好像這小薄本比什麼都重要的！也許爸和媽都吃多了；媽常說小孩子吃多了就胡鬧，爸與媽也是如此。

念了半天，爸看了看表，然後把小本折好了一頁，極小心的放在寫字台的抽屜裏：『晚上再念；得出門了。』

『再念一段！』媽這半天連一針活也沒作，還說再念一段呢，真不害羞！小三心裏的小手指頭直在臉上削，『沒羞沒臊，當間兒畫個黑老道！』

『晚上，晚上！湊巧還許把第十期買來呢！』爸說：還是笑着。

爸走了，走到院裏還嘻嘻呢；爸是吃多了！

媽拿着活計到裏院去了。

小二小三決定要犯犯『不准動爸的書』的戒命。等媽走遠了，輕輕的開了抽屜，拿出那本叫爸和媽嘻嘻的寶貝。他們全把大姆指放在嘴裏嚙着，大氣不出的去找那招人笑的小鬼。他們以為書中必是有個小鬼，這個小鬼也許就叫作油抹，人一見油抹便要嘻嘻，或是哈哈。找了半天，一篇一篇全是黑字！有一張

畫，看不懂是什麼，既不是小兔搬家，又不是小狗成親，簡直的什麼也不像！這就可樂呀？字和這樣的畫要是可樂，為什麼媽不許我們在牆上寫字畫圖呢？

『咱們還是唱戲去吧？』小三不耐煩了。

『小三，看，這個小盒也在這兒呢，爸不許咱們動，楞偷偷的看看？』小
二建議。

已經偷看了書，為什麼不再偷看看小盒？就是挨打也是一頓。小三想的很
精密。

把小盒輕輕打開，喝，裏邊一管挨着一管，都是刷牙膏，可是比刷牙膏的
管小些細些。小二把小鉛蓋轉了轉，擠，咕——擠出滑溜溜的一條小紅蟲來，
哎呀有趣！小三的眼睜得像兩個新銅子，又亮又圓。『來，我擠一個！』他另
拿了管，咕——擠出條碧綠的小蟲來。

一管一管，全擠過了，什麼顏色的也有，真好玩！小二拿起盒裏的一支小
硬筆，往筆上擠了些紅膏，要往牙上擦。

「小二，別，萬一這是爸的凍瘡藥呢？」

「不能，凍瘡藥在媽的抽屜裏呢。」

「等等，不是藥，也許呀，也許呀——」小三想了半天想不出是什麼。

「這麼着吧，小三，把小管全擠在桌上，咱們打花臉吧？」

「唱——那天你和爸聽什麼來着？」小三的戲劇知識只是由小二得來的那

些。

「有花臉的那個？嗚咕的嗚咕嗚咕！黃河樓！」

「就唱黃河樓吧！你打紅臉，我打綠臉。嗚咕嗚——」

「黃河樓裏沒有綠臉！」小二覺得小三對扮戲是沒發言權的。

「假裝的有個綠臉就得了嗎！糖挑上的泥人戲齣就有綠臉的。」

兩個把管裏的小蟲全擠得越長越好，而後用小硬筆往臉上抹。

「小二，我說這不是牙膏，你瞧，還油亮油亮的呢。喝，抹在臉上有點漆

得慌！」

『別說話；你的嘴直動，我怎給你畫呀？』小二給小三的腮上打些紫道，雖然小三是要打綠臉。

正這麼打臉，沒想到，爸回來了！

『你們倆幹什麼呢？幹什麼呢！』

『我們——』小二一慌把小刷子放在小三的頭上。

小三，正閉着眼等小二給畫眉毛，睜開了眼。

『你們幹什麼？』爸是動了氣：『二十多塊一盒的油！』

『對啦，爸，我們這兒油抹呢！』小三直抓腮部，因為油漆得不好受。

『什麼油抹呀？』

『不是爸看這本小書的時候，跟媽說，真油抹，爸笑媽也笑嗎？』

『這本小書？』爸指着桌上那本說：『從此不再看論語！』

爸真生了氣。一下子坐在椅子上，氣哼哼的，不自覺的，從衣袋裏掏出一

本小書——樣子和桌子上那本一樣。

乘着爸看新買來的小書，小二小三七手八脚把小管全收在盒裏，小三從頭上揭下小筆，也放進去。

爸又看入了神，嘴角又慢慢往上彎。小二們的黃鶴樓是不敢唱了，可也不敢走開，敬候着爸的發落。

爸又嘻嘻了，拍了大腿一下『真幽默！』

小三向小二咬耳朵：『爸是假裝油抹，咱們纔是真油抹呢！』

天下太平

或問：中國可亡乎？予不答。其妻復以問；尊女性，乃答之。

中國古偉之邦也，以盤古爲『起點』，居世界之中心。物則廣有，魚鱉蝦蟹，醬醋油鹽，葱蒜大煙，一應俱全，民亦秀哲，往往出聖人。當今之時，豪俊尤多，咸能率一旅之衆，替天行道，殺人無數，民死而弗怨。及接夷狄，又均善懷柔，陳禮樂，重揖讓，唾面容自乾。既乾，仰面趨進復請惠唾；敵皆感服，每不敢正式宣戰，而時突鳴巨炮焉。夫天道惡爭，我得其旨，行見夷狄之自亡，無勞抵抗。

四夷既亡，則中華有天下。俊傑輩出，精神文明普及五洲。洋路洋樓盡毀之，洋書洋畫盡火之，洋人洋獸盡屠之，洋理洋教盡滅之；獨存洋酒洋錢，而後市塵穢，田園荒，一任自然，文化極盛。民咸吸鴉片而舞太極拳，三妻四妾

各通一經，七子八塔俱賢達而崇呂祖。言論自由，街談巷議者不誅，僅責二百大板。於是時疫行焉，遍及全世，國醫奏奇效，閻王深感之，曰：人類從此絕矣，賜判官及琉璃鬼假二年。

或人之妻聞之至喜，三呼『天道救國』而去。

不遠千里而來

聽說榆關失守，王先生馬上想結婚。在何處舉行婚禮好呢。天津和北平自然不是吉地，香港又嫌太遠。況且還沒找到愛人。最好是先找愛人。不過這也有地方的問題在內：在哪裏找呢？在兵慌馬亂的地方雖然容易找到女人，可是婚姻又非『拍拍腦袋算一個』的事。還是得到歌舞昇平的地方去。於是王先生便離開北平；一點也不是怕日本鬼子。

王先生買不到車票；東西兩站的人就像上帝剛在站台上把他們造好似的，誰也不認識別處，只有站台和火車是聖地，大家全釘在那裏。由東站走，還是由西站走，王先生倒不在乎；他始終就沒有定好目的地：上哪裏去都是一樣，只要躲開北平就好——誰要怕日本誰是牛，不過，萬一真叫王先生受點險，誰去結婚？東站也好，西站也好，反正得走。買着票也走，買不着票也走，一走

便是上吉。

王先生急中生智，到了行李房，要把自己打行李票；人而當行李，自然可以不必買車票了。行李房却偏偏不收帶着腿的行李！無論怎說也不行；王先生只能罵行李房的人沒理性，別無辦法。

有志者事竟成，王先生並不是沒志的廢物點心。他由正陽門坐上電車，上了西直門。在那裏一打聽，原來西直門的車站是平綏路的。王先生很喜歡自己長了經驗，而且深信了時勢造英雄的話。假如不是親身到了西直門，他怎能知道火車是有固定的路線，而不是隨意溜達着玩的？可是，北方一帶全不是吉地，這條路是走不得的。這未免使他有點不痛快。上哪兒去呢？不，還不是上哪裏去的問題，而是哪裏有火車坐呢？還是得上東站或西站，假如火車永遠不開，也便罷了；只要牠開，王先生就有走開的可能。買了些水果，點心，燒酒，決定到車站去長期等車：『小子，咱老王和你閉了眼啦，非走不可！就是坐煙筒也得走！』王先生對火車發了誓。

又回到東站，因為東站看着比西站體面些；預備作新郎的人，事事總得要個體面。等了五小時，連站台的門也沒擠進去！王先生雖然着急，可是頭腦依然清楚：『只要等着，必有辦法；况且即使在等着的時節，日本兵動了手，到底離着車站近的比較的希望。好比說吧，槍一響，開火車的還不馬上開車就跑？那麼，老王你也便能跳上車去一齊跑，根本無須買票。一跑，跑到天津，開車的一直把火車開到英租界大旅社的前面；跳下來，拍了進了旅館；喝點咖啡，擦擦臉，車又開了，一開開到南京，或是上海；今夜晚前後廳燈光明亮——』王先生唱開了『二黃』。

又等了三點鐘，王先生把所知道的二黃戲全唱完，還是沒有擠進站台的希望。人是越來越多，把王先生拿着的蘋果居然擠碎了一個。可是人越多，王先生的心裏越高興，一來是因為人多胆大，就是等到半夜去，也不至於怕鬼。二來是人多了即使掉下炸彈來，也不能只炸死他一個；大家都炸得粉碎，就是往陰曹地府走着也不寂寞。三來是後來的越多，王先生便越減少些關切；自己要

是着急，那後來的當怎麼着呢，還不該急死？所以他越看後方萬頭攢動，他越覺得沒有着急的必要。可是他願丟失了自己已得到的優越，有人想把他擠到後面去，王先生可是毫不客氣的抵抗。他的路臂肘始終沒閒着，有往前擠的，他便是一肘，肋骨上是好地方；胸口上便差一點，因為胸口上肘得過猛便有吐血的危險，王先生還不願那麼霸道，國難期間使同胞吐了血，不好意思；肋骨上是好地方；王先生的肘都運用得很正確。

車開走了一列。王先生更精神了。有一列開走，他便多一些希望；下列還不該他走嗎？即使下列還不行，第三列總該輪到他了，大有希望。忍耐是美德，王先生正體行這個美德；在車站睡上三夜兩夜的也不算什麼。

旁邊一位先生把一口痰吐在王先生的鞋上。王先生並沒介意，首要的原因是四圍擠得太緊，打架是無從打起，於是連罵也都不必。照準了那位先生的衣襟回敬了一口，心中倒還滿意。

天是黑了。問誰，誰說沒有夜車。可是明天白晝的車若不連夜等下去便是

前功盡棄。好在等通夜的大有人在，王先生決定省一夜的旅館費。況且四圍還有女性呢，女人可以不走，男人要是退縮，豈不被女流恥笑！王先生極勇敢的下了決心。犧牲一切，奮鬥到底！他自己喊着口號。

一夜無話，因為凍了個半死。苦處不小，可是爲身爲國還說不上不受點苦。自然人家有勢力的人，可以免受這種苦，可是命是不一樣的，有坐車的就得有拉車的；都是拉車的，沒有坐車的，拉誰？有勢力的先跑，有錢的次跑，沒錢沒勢的不跑等死。王先生究竟還不是等死之流，就得知足。受點苦還要抱怨麼？火車分頭二三等，人也是如此。就是別叫日本鬼子捉住，好，捉了去叫我拉火車，可受不了！一夜雖然無話，思想照常精密；況且有瓶燒酒，腦子更受了些詩意的激刺。

第二天早晨，據旁人說，今天不一定有車。王先生拿定主意，有車無車給他個死不動窩。焉知不是詐語！王先生的精明不是詐語所能欺得過的。一動也不動；一半也是因爲腿有點發麻。

絕了糧。活該賣饅首的該發點財，一毛錢兩個。貴也得吃，該發財的就發財，該破財的就破財，胳膊擻不過大腿去，不用固執。買饅頭。賣饅頭的得踩着人頭纔能遞給他饅頭，也不容易；連不買饅頭的也不容易，大家不容易，彼此彼此，共赴國難。賣饅頭的發注小財，等日本人再搶去，也總得算報應，可也替他想不出好辦法；自己要是有饅頭賣，還許一毛錢『一』個呢？話是兩說着。就連日本鬼子也不是壞人，逼到這兒了，沒法子不欺侮中國人；日本妓女也接中國客，並沒有帝國主義。她們還比國貨乾淨呢。

一直等到四點，居然平浦特別快可以開。王先生反覺得事情不應當這麼順利；纔等了一天一夜！可是既然能走了，也就不便再等。

上哪兒去呢？

上海也並不妥當，古時候不是十九路軍在上海打過法國鬼子嗎？雖然打得鬼子跪下央告『中國爺爺』，可是到底飛機扔開花彈，炸死了不少稻香村的夥計，人腸子和臘腸一齊飛上了天！上海要是不可靠，南京便更不要提，南京沒有

租界地呀！江西有共產黨；躲一槍，挨一刀，那纔犯不上！

前邊那位買濟南府，二等。好吧，就是濟南府好了。濟南慘案不知還鬧着沒有？到了再說，看事情不好再往南跑，好主義。

買了二等票。可是得坐三等車，國難期間，車降一等。還不對，是這麼着：不買票的——自然是有勢力的——坐頭等。買頭等的坐二等。買二等的坐三等。買三等的拿着票地上走，假如他願意運動運動的話；如若不願意運動呢，可以拿着車票回去住兩天，過兩天再另買票來。王先生非常得意，因為神差鬼使會買了二等票；坐三等無論怎說是比地上走強的。

車上已經擠死了兩位；誰也不敢再坐下，只要一坐下就不用想再立起來，專等着坐化。王先生根本就沒想坐下。他的地方也不錯，正在車當中，車一歪，靠窗的人全把頭碰在車板上，而他只把頭碰在人們的身上。他前後的客人也安排得恰當——老天爺安排的，當然是——前面的那位身量很小，王先生的下巴正好放在那位的頭上休息一下。後面的那位身體很胖，正好給王先生作個

圍椅，而且極有火力。王先生要淨一淨鼻子，手當然沒法提上來，只須把前面客人的頭當砲架子，用力一激，兩筒火山的岩汁就會噴出，雖噴出不很遠，可是落在人家的脊背上。王先生非常的滿意。

車到了天津，沒有一位敢下車活動活動的，而異口同聲的罵：『怎麼還不開車？王八日的！』天津這個地名聽着都可怕，何況身臨其境，而且要停一點多鐘。大家都不敢下車，連站台上都不敢偷看一眼；萬一站台上有個日本小鬼，和你對了眼光，不死也得大病一場；由總站開老站，由老站開總站，你看這個麻煩勁！等雷呢！大家是沒見着站長，若是見着，一人一句也得把他罵死了。『大公報來——』『新小說——』真有不怕死的，還敢在這兒賣東西；夕晚是叫炸彈炸個粉碎！不知死的鬼！

等了一個多世紀，車居然會開了。大家仍然連大氣不敢出，直等到天津的燈光完全不見了，纔開始呼吸，好像是已離開了鬼門關，下一站便是天堂。到了滄州，大家的腿已變成了木頭棍，可是心中增加了喜氣。王先生的二黃又開

了台。天亮以前到了德州，大家決定下去買燒雞，火燒，鷄子，開水；命已保住，還能不給牠點養料？

王先生不能落後，打着交手仗，練着美國足球，耍着大洪拳，開開一條血路，直奔燒雞而去。王先生奔過去，別人也奔過去，賣鷄的就是再長一雙手也伺候不過來。殺聲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燒鷄，何以爲人？王先生『搶』了一隻，不搶便永無到手之日。搶過來便啃，哎呀，美味，德州的燒鷄，特別在天還未亮之際，真有些野意？要不怎麼說，國家也不應當永遠平平安安的；國家平安到哪兒去找這種野意，守站的巡警與兵們急了，因爲一個賣燒餅的小兒被大家給扯碎了，買了燒餅還饒着燒餅小兒一隻手，或一個耳朵。燒餅小兒未免死得慘一些，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大家的熱烈足證人心未死。巡警們急了，掄開了十三節鋼鞭，大打而特打，打得大家心中痛快，頭上發燒，口中微笑。巡警不打人，要巡警幹什麼？大家不挨打，誰挨打？難道日本人來挨打？打吧，反正燒鷄不到手，誓不退縮。前進；王先生是鷄已入肚一半，不便再去衝鋒，

雖然只挨了一鞭，不大過癮，可是打要大家分挨，未便一人包辦，於是得勝回車。

車是上不去了。車門就有五十多位把着。出來的時候是由內而外，比較容易。現在是由外而內，就是把前層的擠退一步，裏邊便更堵得結實，不亞如銅牆鐵壁，焉能擠得進去，況且手內還拿着半隻燒雞，一伸手，噙，丟了一口鷄身，未入車而鷄先失去一口，大不上算。王先生有點着急。

到底是中華的人民，黃帝的子孫，凡事有個辦法。聽，有人宣言：『來呀把誰從車窗塞進去？一塊錢！』王先生的腦子真快，應聲而出：『六毛，幹不幹？』『八角大洋，少了不幹，』『來吧，』連半隻燒雞帶王先生全進了窗門，很有趣味，可寶貴的經驗；最好是頭在內而腳仍懸在外邊的時節，身如春燕。矯健輕靈。最後一個鯉魚打挺，翩然而下，頭碰了個大包。八毛錢付過，王先生含笑不言，專等開車。有四十多位沒能上來，雖然可以在站台上飽食燒雞，究竟不如王先生的既食且走，一羣笨蛋！

太陽出來，濟南就在眼前，十分高興。過黃河鐵橋，居然看見鐵橋真是鐵的。一展眼到了濟南站，急忙下車，越擠越忙，以便湊過熱鬧，不窵不樂。擠出火車，舉目觀看，確是濟南，白牌上有大黑字爲證；仍怕不準，又細看了一番，幾面白牌均題同樣地名，緩步上了天橋；既然不擁擠，故須安走勿慌，直到聽見收票員高喊：『媽的快走！』纔想起向身上各處搜找車票。

出了車站，想起婚姻大事。可是家中還有個老婆，不免先寫封平安家信，然後再去尋找愛人。一路上低吟：『愛人在哪裏？愛人在哪裏？』亦自有腔有韻。

下了旅館，寫了平安家信，吃了湯麵；想起看報。北平還未被炸，心中十分失望。睡了一覺，出去尋求愛人。

吃蓮花的

少見則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誰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對論說吧，到底怎樣相對？是像啞哈二將那麼相對，還是像情人要互吻時那麼面面相對？我始終弄不清！況且，還要『論』呢。一向不曉得啞哈二將會作論；至於情人互吻而必須作論，難道情人也得『會考』？

這且不提。拿些小事說『眼生』就要惡意的發笑，『眼熟』的事兒是對的，至少也比『眼生』的文明些。中國人用濕毛巾擦臉，英美人用乾的；中國人放傘頭朝上，西洋鬼子放傘頭朝下；於是據洋鬼子看，他們文明，我們是頭朝下活着。少見多怪，『怪』完了還自是自高一下，愁人得慌！

這且不提。聽說廣東人吃狗。每逢有廣東朋友來，我總把黃子藏到後院去。可是據我所知道的廣東朋友們，還沒有一位向我要求過：『來，拿黃子開

開齋！」沒有。可是，黃子還是在後院保險。

這且不提。雖然我不「大」懂相對論——不是一點也不懂，說不定牠還就許是像哈二將那樣的對立——可是我天性愛花草。盆花數十種，分對列於庭中，大概我不見得一定比愛因司坦低下着多少。不，或者我比他還高着些。他會相對——和他的夫人相對而坐，也許是——而且會論——和他的夫人論些家長里短什麼的。我呢，會種花。我與他各有一齣拿手戲，誰也不高，誰也不低。他要是不服氣的話，他罵我，我也會罵他。相對論，我得承認他的優越；相對罵，不定誰行呢！這樣，我與他本是『肩膀齊爲弟兄』，他不用吹，我用不着謙卑。可是，我的盆花是對擺列着的，蘭對蘭，菊對菊，盆盆相對，只欠着一個『論』；那麼，我比他強點！

這且不提——就使我真比愛因司坦強，也是心裏的勁，不便大吹大擂的宣傳，我不是好吹的人；何必再提？今年我種了兩盆白蓮。盆是由北平搜尋來的，裏外包着綠苔，至少有五六十歲。泥是由黃河拉來的。水用釣突泉的。只

是藕差點事，吃剩下來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長吧，開花吧，不然太對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葉，而且開了花。一盆裏七八朵，白的！只有兩朵，瓣尖上有點紅，我細細的用檀香粉給塗了塗，於是全白。作詩吧，除了作詩還有什麼辦法？專說『亭亭玉立』這四個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請想我作了多少首詩吧！

這且不提。好幾天了，天天門口賣菜的帶着幾把兒白蓮。最初，我心裏很難過。好好的蓮花和茄子東瓜放在一塊，真！繼而一想，若有所悟。啊，濟南名士多，不能自己『種』蓮，還不『買』些用古瓶清水養起來，放在書齋？是的，一定是這樣。

這且不提。友人約遊大明湖，『去買點蓮花來！』他說。『何必去買，我的兩盆還不可觀？』我有點不痛快，心裏說：『我自種的難道比不上湖裏的？真！』況且，天這麼熱，遊湖更受罪，不如在家裏，煮點毛豆角，喝點蓮花白，作兩首詩，以自種白蓮爲題，豈不雅妙？友人看着那兩盆花，點了點頭。

我心裏不用提多麼痛快了；友人也很雅嘍！除了作新詩向來不肯用這『嘍』，可是此刻非用不可了！我忙着吩咐家中煮毛豆角，看看能買到鮮核桃不。然後到書房去找我的詩稿。友人靜立花前，欣賞着嘍！

這且不提。及至我從書房回來一看，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裏握着呢，只剩下兩朵快要開敗的還在原地未動。我似乎忽然中了暑，天旋地轉，說不出話。友人可是很高興。他說：『這幾朵也對付了，不必到湖上買去了。其實門口賣菜的也有，不過沒有湖上的新鮮便宜。你這些不很嫩了，還能對付。』他一邊說着，一邊奔了廚房。『老田，』他叫着我的總管事兼廚子：『把這用好香油炸炸。外邊的老瓣不要，炸裏邊那嫩的。』老田是我由北平請來的，和我一樣不懂濟南的故典，他以爲香油炸蓮瓣是什麼偏方呢。『這治什麼病，燙傷？』他問。友人笑了。『治燙傷？吃！美極了！沒看見菜挑子上一把一把兒的賣嗎？』這且不提。還提什麼呢，詩稿全燒了，所以不能附錄在這裏。

買彩票

在我們那村裏，抓會賭彩是自古有之。航空獎券，自然的，大受歡迎。頭彩五十萬，聽聽！二姐發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於是拿了四角。和二姐算計了好大半天，原來還短着九元四纔夠買一張的。我和他分頭去宣傳，五十萬，五十萬，五十個人分，每人還落一萬，二角錢弄一萬！舉村若狂，連狗都聽熟了『五十萬』，凡是說『五十萬』的，哪怕是生人，也立刻搖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鬧了整一個星期，十元算是湊齊；我是最大的股員。三姥姥纔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公同湊了一股；她們還立了一本賬簿。

上哪裏去買呢？還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諸葛金錢課，花了五大枚請王瞎子占了個馬前神課——利東北。城裏有四家代售處，利成記在城之東北；決

議，到利成記去買。可是，利成是四家買賣中最小的一號，只賣捲煙煤油，萬一把十元拐去，或是賣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從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說；不但是行，他細掐過手指，還比東北好呢！西北是恆祥記，大買賣，二姐出閣時的緞子紅被還是那兒買的呢。

誰去買？又是個問題。按說我是頭號股員，我應當跑一趟。可是我是屬牛的今年是雞年，總得找屬雞的，還得是男性，女性喪氣。只有李家小三是雞年生的，平日那些屬雞的好像都變了，找不着一個。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於是決定另派二員金命的男人妥爲保護。挑了吉日，三位進城買票。

票買來了，誰拿着呢？我們村裏的合作事業有個特點，誰也不信任誰。經過三天三夜的討論，還是交給了三姥姥，年高雖不見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開彩那天，大家誰也沒睡好覺。以我自己說，得了頭彩——還能不是我們得嗎？——就分兩萬，這兩萬怎麼花？買處小房，好，房的地點，樣式，

怎麼佈置，想了半夜。不，不買房子，還是作買賣好，於是鋪子的地點，形式，種類，怎麼賺錢，賺了錢以後怎樣發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邊的水泡，都看着像洋錢。清晨的鳥鳴，夜半的蟲聲，都說着『五十萬』。偶爾睡着，手按在胸上，夢見一堆現洋壓在身上，連氣也出不得！特意買了一付骨牌，爲是隨時打卦。打了壞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財是發準了。

開獎了。報上登出前五彩，沒有我們背熟了的那一號。房子，鋪子……：……：隨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頭五獎沒有，難道還不中個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幾塊作件夏布大衫也不壞。于是一邊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邊重讀前五彩的號數，替得獎的人們想着怎麼花用的方法，未免有些羨妬，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獎人的樂極生悲，也許被錢燒死；自己沒得也好；自然自己得獎也不見得就燒死。無論怎說，心中有點發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來了，還是沒咱們的事，這纔想起對尾子，連尾子都和我

們開玩笑，我們的是個『三』，大獎的偏偏是個『二』。沒辦法！

二姐和我是發起人呀！三姥姥向我們倆要索她的五分。沒法不賠她。賠了她，別人的二角也無意虛擲。二姐這兩天生病，她就是有這個本事，心裏一想就會生病。剩下我自己打發大家的二角。打發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裏睡得很清甜。

有聲電影

二姐還沒看過有聲電影。可是她已經有了一種理論。在沒看見以前，先來一套說法，不獨二姐如此，有許多偉人也是這樣；此之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知之』也。她以爲有聲電影便是電機答答之聲特別響亮而已。要不然便是當電人——二姐管銀幕上的英雄美人叫電人——互相巨吻的時候，台下鼓掌特別發狂，以成其『有聲』。她確信這個，所以根本不想去看。本來她對電影就不大熱心，每當電人巨吻，她總是用手遮上眼的。

但據說有聲電影是有說有笑而且有歌。她起初還不相信，可是各方面的報告都是這樣，她纔想開開眼。

二姥姥等也沒開過此眼，而二姐又恰巧打牌贏了錢，于是大請客。二姥姥三舅媽，四姨，小禿，小順，四狗子，都在被請之列。

二姥姥是天一黑就睡，所以決不能去看夜場；大家決定午時出發，看午後兩點半那一場。看電影本是爲開心解悶，所以十二點動身也就行了。要是上車站接個人什麼的，二姐總是早去七八小時的。那年二姐夫上天津，二姐在三天前就催他到車站去，恐怕臨時找不到座位。

早動身可不見得必定早到；要不怎麼越早越好呢。說是十二點走哇，到了十二點三刻誰也沒動身。二姥姥找眼鏡找了一刻來鐘；確是不容易找，因爲眼鏡在她自己腰裏帶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媽找鈕子，翻了四隻箱子也沒找到，結果是穿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臉又洗了一刻多鐘，這還總算順當；往常一個臉得至少洗四十多分鐘，還得有門外的巡警給幫忙。

出發了。走到巷口，一點名，小禿沒影了。大家折回家裏，找了半點多鐘，沒找着。大家決定不看電影了，找小禿是更重要的。把新衣裳全脫了，分頭去找小禿。正在這個當兒，小禿回來了；原來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來找她們。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巷外有的是洋車，反正耽誤不了。

二姥姥給車價還按着洋錢換一百二十個銅子時的規矩，多一個不要。這幾年了，她不大出門，所以老覺得燒餅賣三個大銅子一個不是件事實，而是大家欺騙她。現在拉車的三毛兩毛向她要，也不是車價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動。她偏要走一個給他們瞧瞧。這一掛勁可有些『憧憬』：她確是有志向前邁步，不過腳是向前向後，連她自己也不準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爲看電影特意換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點什麼不敢抬腳。她假裝過去攙着二姥姥，其實是爲自己找個靠頭。不過大家看得很清楚，要是跌倒的話，這二位一定是一齊倒下。四狗子和小禿們急得直打瞞。

總算不離，三點一刻到了電影園。電影已經開映。這當然是電影院不對；難道不曉得二姥姥今天來麼？二姐實在覺得有罵一頓街的必要，可是沒罵出來，她有時候也很能『文明』一氣。

既來之則安之，打了票。一進門，小順便不幹了，怕黑，黑的地方有紅眼鬼，無論如何也不能進去。二姥姥一看裏面黑洞洞，以爲天已經黑了，想起來

睡覺的舒服；她主張帶小順回家。要是不爲二姥姥，二姐還想不起請客呢。誰不知道二姥姥已經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向有聲電影，將來見閻王的時候要是盤問這一層呢？大家開了家庭會議。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順，好辦，買幾塊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見紅眼鬼了。事情便這樣解決了。四姨攙着二姥姥，三舅媽拉着小順，二姐招呼着小禿和四狗子。前呼後應，在暗中摸索，雖然有看座的過來招待，可是大家各自爲政的找座兒，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離而復散，分而復合，主張不一，而又願坐在一塊兒。真落得二姐口乾舌燥，二姥姥連喘帶嗽，四狗子咆哮如雷，賣座的滿頭是汗。觀衆們全忘了看電影，一齊惡聲的『吃——』，但是壓不下去二姐的指揮口令。二姐在公共場所說話特別響亮，要不怎樣是『外場』人呢。

直到看座的電棒中的電已使淨，大家纔一狠心找到了座。不過，還不能這麼馬馬虎虎的坐下。大家總不能忘了謙恭呀，況且是在公共場所。二姥姥年高德，當然往裏坐。可是二姥姥當着四姨怎肯以老賣老，四姨是姑奶奶呀；而

二姐又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媽到底是媳婦，而小順等是孩子；一部倫理從何處說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讓，甚至把前後左右的觀衆都感化得直喊叫老天爺。好容易大家覺得讓的已夠上相當的程度，一齊坐下。可是小順的糖還沒有買呢！二姐喊賣糖的，真喊得有勁，連賣票的都進來了，以爲是賣糖的殺了人。

糖買過了，二姥姥想起一樁大事——還沒咳嗽呢。二姥姥一陣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與四姨三舅媽說起二姥姥的後事來。老人像二姥姥這樣的，是不怕兒女當面講論自己的後事，而且樂意參加些意見，如『別的都是小事，我就是要個金九連環。也別忘了糊一對童兒！』這一說起來，還有完嗎？一樁套着一樁，一件聯着一件，說也奇怪，越是在戲館電影場裏，家事越顯着複雜。大家剛說到熱鬧的地方，忽，電燈亮了，人們全往外走。二姐喊賣瓜子的；說起家務要不吃瓜子便不夠派兒。看座的過來了，『這場完了，晚場八點纔開呢。』

大家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覺，二姐纔想起問三舅媽：『有聲電影到底怎說話來着？』三舅媽想了想：『管牠呢，反正我沒聽見。』還是四姨細

心，她說她看見一個洋鬼子吸煙，還從鼻子裏冒煙呢，『電影怎樣作的，多麼巧妙哇，鼻子冒煙，和真的一樣，你就說！』大家都讚嘆不已。

科學救命

很想研究科學，這幾天。要發明個機器。這個機器得小巧玲瓏，至大也不過像個十支長城煙包，可以隨身帶着，而沒有私攜手鎗的嫌疑。到應用的時候，只須用手一摸就得，不用轉螺絲，通電流，或接天線地線等等。只要一根天地人三才中的『人線』就夠了。用手一摸，碰上人線，手指一熱，熱到腦部，於是立刻就能有個好笑話——機器的用處。

近來實在需要這麼個機器。你看，有人請吃飯，能不去嗎？去了，酒過三杯，臨座笑得像個蜜桃似的——請來個笑話！往四下一觀，座中至少有兩位已經聽過咱的那些傻姑爺與十七字詩。沒辦法！即使天才真有天那麼大，現成的笑話總比自造的好。可是現在的笑話似乎老是那幾個，而且聽笑話的老有熟人。剛一張嘴就被熟人接過去了——又是那個傻姑爺呀？這還怎往下說！幸而

沒人插嘴，而有這麼一兩位兩眼死釘着咱，因為笑話聽過的，所以專看咱怎麼張嘴與眨巴眼，于是把那點說笑話應有的得意勁兒完全給趕了走；沒這股得意勁兒乘早不用說笑話！有的時候，咱剛說了頭兩句，一位熟人善意的笑了——那是個好笑話，老丈人揍傻姑爺，哈哈！不用再往下說了。氣先洩了，還怎麼說！這頓飯吃到肚中，至少得到醫院去一趟。

回到家，孩子們都鑽了被窩，可是沒睡，專等咱帶來落花生與柿餅兒。十回有九回，忘了帶這些零碎；好吧，說個笑話。剛一張嘴，小將軍們一齊下令——「不聽那個臭的！」香的打哪兒來呢？說哪個，哪個是臭的，一點不將就，為說笑話，大人小孩都覺得人生沒有多少意義；而且小孩一定發脾氣，能哭上一個多鐘頭，一邊哭一邊嚷——不聽那個臭笑話，不聽！

到了學校，學生代表來了——先生，我們今天開聯歡會，您說個笑話？乘早不用駁回，反正秩序單早已定好了。好吧，由腦子的最下層，大概離頭髮還有三四里地，找出個帶鏽的笑話來。收拾了收拾，打磨了打磨，預備去說。秩

序單上的笑林項下還有別人呢。他在前面，當然他先說。他一張嘴，咱的慢性盲腸炎全不發炎了，混身冰涼。剛打磨好的笑話被他給說了。而且他說得非常圓到，比咱想起來的多着好多花樣；這不僅使咱發慌，而且覺得慚愧！輪到咱了，張着嘴練習『立正』吧。有什麼辦法呢？腦子最下層的東西被人搶去，只好由脊椎骨上找點話吧；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也不十分舒服。好歹的敷衍了幾句，不像笑話，不像故事，不像演說，什麼也不像；本來嗎，脊椎骨上的玩藝還能高明的了？咱的臉上笑着，別人都哭喪着。說完了好大半天，大家想起鼓掌來，鼓得比呼吸的聲音稍微大一些。

非發明個機器不可了！放在口袋裏，用手一摸，腦中立刻一熱，一亮，馬上來個奇妙的笑話。不然，人生絕對幽默不了，而且要減壽十年。

打算先念中學物理教科書。

特大的新年

一到新年，家家刊物必要特大起來。除夕的團圓飯不是以把肚皮撐至變形爲原則麼？刊物特大，那麼，也是理之當然。可是，來了個問題：比如您的肚皮在除夕忽然特大，元旦清晨必須到莊前莊後游散一番，以便溜飯，而免停食着涼。您還顧得讀特大的刊物？元旦因散步的結果，肚皮有緊縮之勢。可是初二祭財神，您還能講君子食無求飽？絕對不能。爲人情，爲家庭，爲社會國家，您還非再足吃一頓不可。於是肚皮再漲，或且較前爲甚。吃飽了發困，連打牌也許犧牲了，還能讀特大的刊物？又曰不能。緊接着就是拜年，逛廟，接姑奶奶，看花燈，吃湯圓，按着舊規矩說，非到開印大吉那天不能得閒。現今雖不封印開印，可是也不能把『大吉』推出斬首。今雖慶祝國歷新年，但把舊俗拉扯過來，決無惡意。那麼，特大刊物在什麼時候去讀？設若刊物特大是爲藝

術而藝術，不管有人讀與否，反正得心到神知，以便與甕形肚皮比比曲綫美，那就有點大而無當。誰能買個頭號的留聲機，放在屋裏，永遠不動，專爲威鎮客廳？

總得想個辦法纔是。

辦法並不難想，把新年也特大起來就是了。自天子以至庶人全歇上三個月，一個半月過年，一個半月讀特大的刊物。於是肚與腦得平均發展，既不至得大肚子痞積，又不能患腦病，何樂而不爲？怎見得？有詩爲證：

肚子撐圓是繁榮的象徵，

擴大了新年便是豐富了生命。

吃，喝，玩，樂，還看看刊物的插圖。

是天下太平，是文化提高的鐵證。

人豈是爲麵包而生，

大酒大肉方是英雄的本性。

快活吧，有了特大的新年。

請將腦子像肚子那樣活動。

過了兩月，你會肥美如豬，

自備的火腿往嘴裏送。

快活吧，這是地上的天堂，

雨順風調，普天同慶，

民安國泰，百福並臻，

快活吧，管他肚子痛不痛！

討 論

日本兵到了，向來不肯和僕人講話的闊人，也改變得謙卑和靄了許多，逃命是何等重要的事；沒有僕人的幫助，這命怎能逃得成。在這種情形之下，王老爺向李福說了話：

「李福，廳裏的汽車還叫得來嗎？」王老爺是財政廳廳長，因為時局不靖，好幾天沒到廳裏去了；可是在最後到廳的那天，把半年的薪水預支了來。

「外邊的車大概不能進租界了。」李福說。

「出去總可以吧？向汽車行叫一輛好了。」王老爺急於逃命，只得犧牲了公家的自用汽車。

「鋪子已然全關了門。」李福說。

「但是，」王老爺思索了半天纔說。「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得離開這日

租界；等會兒，大兵到了，想走也走不開了！」

李福沒作聲。

王老爺又思索了會兒，有些無聊，還嘆了口氣：

「都是太太任性，非搬到日租界來不可；假如現在還在法界住，那用着這
個急！怎辦？」

「老爺，日本兵不是要佔全城嗎？那麼，各處就都變成日租界了，搬家不
是白費——」

「不會搬到北平去呀？你——」王老爺沒好意思罵出來。

「打下天津，就是北平，北平又怎那麼可靠呢？」李福說，樣子還很規矩，
可是口氣有點輕慢。

王老爺張了張嘴，沒說什麼。待了半天：

「那麼，咱們等死？在這兒坐着等死？」

「誰願意大睜白眼的等死呢？」李福微微一笑。「有主意！」

「有主意還不快說，你笑什麼？你——」王老爺又壓住自己的脾氣。

「庚子那年，我還小呢——」

「先別又提你那個庚子！」

「廳長，別忙呀！」李福忽然用了「廳長」的稱呼，好像是故意的要笑。

「庚子那年，八國聯軍佔了北平，我爸爸就一點也不怕，他本是義和團，

聽說洋兵進了城，他「拍」的一下，不幹了；去給日本兵當——當——」

「當鄉導。」

「對，鄉導！帶着他們各處去搶好東西！」

「亡國奴！」王老爺說。

「亡國奴不亡國奴的，我這是好意，給老爺出個小主意，就憑老爺這點學問身分，到日本衙門去投效，準行！你瞧，我爸爸不過是個粗人，還能隨機應變；你這一肚兒墨水，不比我爸爸強？反正老爺在前清也作官——我跟着老爺，快三十年了，是不是？——在袁總統的時候也作官——那時候老爺的官運

比現在強，我記得——現在，你還作官；這可就該這麼說了；反正是作官，爲什麼不可以作個日本官？老爺有官作呢，李福也跟着吃碗飽飯，是不是？」

「胡說！我不能賣國！」王老爺有點發怒了。

「老爺，你要這麼說呢，李福也有個辦法。」

王老爺點了點頭，是叫李福往下說的意思。

「老爺既不作賣國賊；要作個忠臣，就不應當在家裏坐着；應當到廳裏去看着那顆印。蘇武牧羊，托兆碰碑，甯武關，那都是忠臣，李福全聽過。老爺願意這麼辦，我破出這條狗命去陪着老爺！上行下效，有這麼一句話沒有？唱紅臉的，還是唱白臉的，總得佔一面，我聽老爺的！」

「太太不叫我出去！」王老爺說：「我也沒工夫聽你這一套廢話！」

李福退了兩步，低頭想了會兒：

「要不然，老爺，這麼辦：庚子那年，八國聯軍剛進了齊化門，日本打前敵，老爺。我爸爸一聽日本兵進了城，就給全胡同的人們出了主意。他叫他們

在門口高懸日本旗；一塊白布，當中用胭脂塗個大紅蛋，很容易。掛上以後，果然日本兵把別的胡同全搶了，就是沒搶我們那條——羊尾巴胡同。現在，咱們跑是不容易了。日本兵到了呢，不殺也得搶；不如掛上順民旗，先擋一陣！」

「別說了，別說了！你要把我氣死！亡國奴！」

李福看老爺生了氣，怪掃興的要往外走。

「李福！」太太由樓上下來，她已聽見了他們的討論。「李福，去找塊白布，鏡盒裏有胭脂。」

王老爺看了太太一眼，剛要說話，只聽

哪！一聲大炮。

「李福，去找塊白布，快！」王老爺喊。

新年的二重性格

一想到新年，不知怎麼心裏就要喜歡一下，同時又有點膽戰心驚；好像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味兒。喜的什麼呢？很難說；大概是一種遺傳病，到了新年總得喜歡。憂，這個很簡單，怕討債的。這是新年的二重性格。

想個什麼法兒，能把這二重性格改成一重呢？我不算不聰明，我曾把極不一致的道理設法調和起來，如把一元論和二元論改爲『一元半論』，可是我想不出法兒使新年只有喜，而無憂。

幽默也不行，討債的人好像最不懂幽默。你越說輕鬆可笑的話，他越跟你瞪眼。他非看見錢不笑。你要跟他瞪眼呢，那就更糟，他似乎和巡警是親戚，一招呼就來。

似乎根本不應當借債。沒有虧空，到了新年自然是高高興興；新年本來應

該高高興興。可是有一層，不借債在理論上是很好嘍，實際上作得到麼。假如有一天兩手空空，肚子亂叫，你怎辦？爲求新年的無憂而一定不去借錢，你就活不到新年了。這個不能不算計好了。爲過新年而先把命喪了，幽默倒還幽默，可是犯得着這麼幽默嗎？聖人有云，好死不如癩活着。這是句有味兒的話。

有債隨時還，不要都積到新年，似乎是個好方法。可是誰有這份能力呢。今天借了，明天還上，那滿可以不借。借，就是因爲有個長期間不還的享受，於是一壓便壓到新年。誰也沒想到新年來得這麼快！

取銷新年呢，照樣的不是辦法。你自己取銷了新年，新年還是到時候就來。債權者即使健忘，說什麼也忘不了新年討債。

說來說去還是沒辦法。如果非把新年的二重性格減去一重不可，似乎只好減去『喜』的那一面。在新年的前半月，就應當皺上眉頭，表示無論如何也不喜。那麼，討債的到了家門，自然視若無物。假若他看不出你的眉頭是自殺的

標徽，你滿可以當着他的面上一回吊。這倒許引起他的幽默，而展限到端陽節再說。若是他不肯這麼辦呢，你上吊就完了，反正你已經承認新年是有憂無喜，生死還有什麼多大的關係。這似乎不像仁者之言，可是世界就這個樣，有什麼好辦法呢？好死不如癩活着；到了要命的關頭，也就無法。

自傳難寫

自古道：今兒個晚上脫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測的風雲啊！爲留名千古，似應早早寫下自傳；自己不傳，而等別人偏勞，談何容易！以我自己說吧，眼看就快四十了，萬一在最近的將來有個山高水遠，還沒寫下自傳，豈不是大大的一個缺憾？！

可是，說起來就有點難受。自傳不難哪，自要有好材料。材料好辦；『好材料』，哼，難！自傳的頭一章是不是應當敘說家庭族系等等？自然是。人由何處生，水從哪兒來，總得說個分明。依寫傳的慣例說，得略述五千年前的祖宗是純粹『國種』，然後詳道老三輩的官銜，功德，與著作。至少也得來個『清封大夫』的父親，與『出自名門』的母親。沒有這麼適合體裁的雙親，寫出去豈不叫人笑掉門牙！您看，這一招兒就把咱擱個對頭彎；咱沒有這種父母，而

且準知道五千年前的祖宗不見得比我高明。好意思大書特書『清封普羅大夫』，與『出自不名之門』麼？就是有這個勇氣，也危險呀：普羅大夫之子共黨耳，推出斬首，豈不糟了？！英雄不怕出身低，可也得先變成英雄啊。漢劉邦是小小的亭長，淮陰候也討過飯吃，可是人家都成了英雄，自然有人捧場喝彩。咱不是英雄？對鏡審查，不大像！

自傳的頭一章根本沒着落。

再說第二章吧。這兒應說怎麼降生：怎麼在胎中多住了三個多月，怎麼產房裏鬧妖精，怎麼天上落星星，怎麼生下來啼聲如豹，怎麼左手拿着塊現洋……我細問過母親，這些事一概沒有。母親只說：生下來奶不足，常貼吃糕乾——所以到如今還有時候一陣陣的發胡塗。

第二章又可以休矣。

第三章得說幼年入學的光景嘍。『幼懷大志，寡言笑，囊螢刺骨……』這多麼好聽！可是咱呢，不記得有過大志，而是見別人吃糖餡燒餅就饞得慌！

——到如今也沒完全改掉。逃學的事倒不常幹。而挨手板與罰跪說起來似乎並不光榮。第三章，即使勉強寫出，也不體面。

沒有前三章，只好由第四張寫了，先不管有這樣的書沒有。這一章應寫青春時期。更難下筆。假如專為洩氣，又何必自傳；當然得吹騰着點兒。事情就奇怪，想吹都吹不起來。人家牛頓先生看蘋果落地就想起那麼多典故來，我看見蘋果落地——不，不等牠落地就摘下來往嘴裏送。青春時期如此，現在也沒長進多少，不但沒作過驚天動地的事，而且沒有存過驚天動地的心。偶爾大喊一聲，天並不驚；蹀地兩脚，地也不動。第四章又是糖心的炸彈，沒響兒！

以下就不用說了，傷心！

自傳呢，下世再說。好在馬上為善，或者還不太晚，多積點陰功，下輩子咱也生在貴族之家，專是自傳的第一章就能寫八萬多字。氣死無數小布爾喬亞。等着吧，這個事是急不得的。

一九三四年計劃

沒有職業的時候，當然談不到什麼計劃——找到事再說。找到了事作，生活較比的穩定了，野心與奢望又自減縮——混着吧，走到哪兒是哪兒；於是又忘了計畫。過去的幾年總是這樣，自己也鬧不清是怎麼過來的。至於寫小說，那更提不到計畫。有朋友來信說『作，』我就作；信來得太多了呢，便把後到的辭退，說上幾聲『請原諒。』有時候自己想寫一篇，可是一攔便許攔到永遠。一邊作事，一邊寫作，簡直不是回事兒！

一九三四年了，恐怕又是馬虎的過去。不過，我有個心願：希望能在暑後不再教書，而專心寫文章，這個不是容易實現的。自己的負擔太重，而寫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雖然知道創作的要緊。假如這能實現，我願意暑後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錯，那裏也有朋友。

不論怎樣吧，這是後半年的話。前半年呢，大概還是一邊教書，一邊寫點東西。現在已經欠下了好幾個刊物的債，都該在新年後還上，每月至少須寫一短篇。至於長篇，那要看暑假後還教書與否；如能辭退教職，自然可以從容的亂寫了。不能呢，長篇即沒希望。我從前寫的那幾本小說都成於暑假與年假中，因除此再找不出較長的時間來。這麼一來，可就終年苦幹，一天不歇。明年暑假決不再這麼幹，我的身體實在不能說是很強壯。春假想去跑泰山，暑假要到非避暑的地方去避暑——真正避暑的地方不是爲我預備的。我只求有個地點休息一下，暑一點也沒關係。能一個月不拿筆，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

提到身體，我在四月裏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許多日子也不能『鯉魚打挺』。『缺乏運動啊。籃球足球，我幹不了，除非有意結束這一輩子。於是想起了練拳。原先我就會不少刀槍戟——自然只是擺樣子，並不能去廝殺一陣。從五月十四開始又練拳，雖不免近似義和團，可是真能運動運動。因爲打拳，

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這半年來，精神確是不壞，現在已能一氣練下四五趟拳來。這個，我要繼續下去，一定！

自從我練習拳術，舍貓小球也胖了許多，因我一跳，她就撲我的腿，以爲我是和她玩耍呢。她已一歲多了，尙未生小貓。撲我的腿，和有時候高聲咪嗚，或係性慾的壓迫，我在來年必須爲她定婚，這也在計劃之中。

至於錢財，我向無計劃。錢到手不知怎麼就全另找了去處。來年呢，打算要小心一些。書，當然是要買的。飯，也不能不吃。要是儉省，得由零花上設法。袋中至多只帶一塊錢是個好辦法；不然，手一癢則鈔票全飛。就這樣吧，袋中只帶一圓，想進鋪子而不敢，則得之矣。

這像個計劃與否，我自己不知道。不過，無論怎樣，我是有志向善，想把生活『計劃化』了。『計劃化』慣了，生命就能變成個計劃。將來不幸一命身亡，會有人給立一小塊石碑，題曰『舒計劃葬於此』。新年不宜說喪氣話，那麼，取銷這條。

記 懶 人

一間小屋，牆角長着些兔兒草，床上臥着懶人。他姓什麼？或者因為懶得說，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大家只呼他爲懶人，他也懶得否認。

在我的經驗中，他是世上第一個懶人，因此我對他很注意：能上『無雙譜』的總該是有價值的。

幸而人人有個弱點，不然我便無法與他來往；他的弱點是歡喜喝一盅。雖然他並不因愛酒而有任何行動，可是我給他送酒去，他也不堅持到底的不張開口。更可喜的是三杯下去，他能暫時的破戒——和我說話。我還能捨不得幾瓶酒麼？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自然我須把酒杯滿上，送到他的唇邊，他纔肯飲。爲引誘他講話，我能不慫慂些？況且過了三杯，我只須把酒瓶放在他的手下，他自己便會斟滿的。

他的話有些，假如不都是，很奇怪可喜的。而且極其天真，因為他的腦子是懶於搜集任何書籍上的與旁人製造的話的。他沒有常識，因此他不討厭。他確是個寶貝，在這可厭的社會中。

據他說，他是自幼便很懶的。他不記得他的父親是黃臉堂還是白淨無鬚；他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死去；他懶得問媽媽關於爸爸的事。他是媽媽的兒子，因為她也是懶得很有個樣兒。旁的婦女是孕後九或十個月就生產。懶人的媽媽懷了他一年半，因為懶得生產。他的生日，沒人曉得；媽媽是第一個忘記了牠，他自然想不起問。

他的媽媽後來也死了，他不記得怎樣將她埋葬。可是，他還記得媽媽的面貌。媽媽，雖在懶人的心中，也難免被想念着；懶人借着酒力嘆了一口十年未曾嘆過的氣；淚是終於懶得落的。

他入過學。懶得記憶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記許多小四方塊的字，因為學校裏的人，自校長至學生，沒有一個不像活猴兒，終日跳動；所以他不能不去看

那些小四方塊，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記憶便是『學生』。他想不出爲何他的懶媽將他送入學校去，或者因爲他入了學，她可以多心靜一些？苦痛往往逼迫着人去記憶。他記得『學生』——一羣推他打他擠他踢他罵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塊木頭，被猴子們向四面推滾。他似乎也畢過業，但是懶得去領文憑。

「老子的的心中到底有個『無爲』縈繞着，我連個針尖大的理想也沒有。」他已飲了半瓶白酒，閉着眼說。

「人類的紛爭都是出於好事好動；假如人都變成桂樹或梅花，世上當怎樣的芬香靜美？」我故意誘他說話。

他似乎沒有聽見，或是故意懶得聽別人的意見。

我決定了下次再來，須帶白蘭地；普通的白酒還不夠打開他的說話機關的。

白蘭地果然有效，他居然坐起來了。往常他向我致敬只是閉着眼，稍微動一動眉毛。然後，我把酒遞到他的唇邊，酒過三杯，他開始講話，可是始終是

躺在床上不起來。酒喝足了，在我告辭之際，他纔肯指一指酒瓶，意思是叫我將牠挪開；有的時候他連指指酒瓶都覺得是多事。

白蘭地得着了空前的勝利，他坐起來了！我的驚異就好像看見了死人復活。我要盤問他了。

『朋友，』我的聲音有點發顫，大概因爲是有驚有喜，『朋友，在過去的經驗中，你可曾不懶過一天或一回沒有呢？』

『天下有多少事能叫人不懶一整天呢？』他的舌頭有點僵硬。我心中更喜歡了：被酒激硬的舌頭是最喜歡運動的。

『那麼，不懶過一回沒有呢？』

他沒當時回答我。我看得出，他是搜尋他的記憶呢。他的臉上有點很近於笑的表示——這不過是我的猜測，我沒見過他怎樣笑。過了好久，他點了點頭，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說：

『有過一次。許久許久以前的事了。設若我今年是四十歲——沒心留意自己

的歲數——那必是我二十來歲的事了。」

他又停頓住了。我非常怕他不再往下說，可是也不敢促迫他；我等着，聽得見我自己的心跳。

「你說，什麼事足以使懶人不懶一次。」他猛孤丁的問了我一句。

我一時找不到相當的答案；不知道是什麼想起來的，我這麼答對了他：

「愛情，愛情能使人不懶。」

「你是個聰明人！」他說。

我也吞了一大口白蘭地，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

他的眼合成一道縫，好像看着心中正在構成着的一張圖畫。然後像自己念道：「想起來了！」

我連大氣也不敢出的等着。

「一株海棠樹，」他大概是形容他心裏那張畫，「第一次見着她，便是在海棠樹下。開滿了花，像藍天下的一大團雪，圍着金黃的蜜蜂。我與她便躺在樹

下，臉朝着海棠花，時時有小鳥踏下些花片，像些雪花，落在我們的臉上，她，那時節，也就是十幾歲吧，我或者比他大一些。她是媽媽的娘家的；不曉得怎樣稱呼她，懶得問。我們躺了多少時候？我不記得。只記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聽着蜂聲，閉着眼用臉承接着花片，花陰下見不着陽光，可是春氣吹拂着全身，安適而溫暖。我們倆就像埋在春光中的一對愛人，最好能永遠不動，直到宇宙崩毀的時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兒。她和媽媽相似——愛情在靜裏享受。別的女子們，見了花便折，見了鏡子就照，使人心慌意亂。她能領略花木樣的戀愛；我是討厭蜜蜂的，終日瞎忙。可是在那一天，蜜蜂確是不錯，牠們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間我得到完全的恬靜與快樂。這個快樂是一睜開眼便會失去的去」。

他停頓了一會兒，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話來得流暢輕快了：「海棠花開殘，她不見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臨走的那一天，我與她在海棠樹下——花開已殘，一樹的油綠葉兒，小綠海棠果頂着些黃鬚——彼此看着臉上的紅潮

起落，不知起落了多少次。我們都懶得說話。眼睛交談了一切。」

「她不見了，」他說得更快了。「自然懶得去打聽，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時候，我便在海棠樹下靜臥一天。第二年花開的時候，她沒有來。花一點也不似去年那麼美了，蜂聲更討厭。」

這回他是對着瓶口灌了一氣。

「又看見她了，已長成了個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幾下，微微有點發濕，「她變了。她一來到，我便覺出她太活潑了。她的話也很多，幾乎不給我留個追想舊時她怎樣靜美的機會了。到了晚間，她偷偷的約我在海棠樹下相見。我是日落後向不輕動一步的，可是我答應了她；愛情使人能不懶了，你是個聰明人。我不該赴約，可是我去了。她在樹下等着我呢。」你還是這麼懶？」這是她的第一句話，我沒言語。「你記得前幾年，咱們在這花下？」她又問，我點了點頭——出於不得已。「唉！」她嘆了一口氣，「假如你也能不懶了；你看我！」我沒說話。「其實你也可以不懶的；假如你真是

懶得到家，爲什麼你來見我？你可以不懶！咱們——」她沒往下說，我始終沒開口。她落了淚，走開。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懶得再動。她又走了。不久聽說他出嫁了。不久，聽說她被丈夫給虐待死了。懶是不利于愛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懶而喪了一朵花似生命！假如我聽她的話改爲勤謹？也許能保全了她，也許喪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終不改懶的習慣？也許我們到現在還是同臥在海棠花下，雖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臥在一處便是活着，永遠的活着。只有成雙作對纔算愛，愛不會死！

『到如今你還想念着她？』我問。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懶戒的懲罰！一次不懶，終身受罪；我還不算個最懶的人。』他又臥在床上。

我將酒瓶挪開。他又說了話：

假如我死去——雖然很懶得死——請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費事買棺材。我懶得理想，可是既提起這件事，我似乎應當永遠臥在海棠花下——受着永遠的懲

罰！」

過了些日子，我果然將他埋葬了。在上邊臨時種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樹的
人家沒有允許我埋人的。

狗之晨

東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紅了東邊的雲。大黑在窩裏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許是剛纔作的那個夢；誰知道，好吧，再睡。門外有點脚步聲！耳朵豎起，像雨後的兩枝慈菇葉；嘴，可是，還捨不得頂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眼睛睜開半個。聽出來了，又是那個巡警，因為脚步特別笨重，聞過他的皮鞋，馬糞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乎以為巡警是沒有什麼趣味的東西。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聲，還得聽聽；啊，走遠了。算了，再睡。把嘴更往深裏頂了頂，稍微一睜眼，只能看見自己的毛。

剛要一迷忽，哪來的一聲貓叫？頭馬上便抬起來。在牆頭上呢，一定。可是並沒看到；納悶：是那個黑白花的呢，還是那個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勁；狸子皮的抓破過大黑的鼻子；不光榮的事，少想為妙。

還是想那個黑白花的吧，那天不是大黑幾乎把黑白花的堵在牆角麼？這麼一想，喉嚨立刻癢了一下，向空中叫了兩聲。

『安頓着，大黑！』屋中老太太這麼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總是不許大黑咬貓！可是不敢再作聲，並且向屋子那邊搖了搖尾巴。什麼話呢，天天那盆熱氣騰騰的食是誰給大黑端來？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見不對也不能得罪她，什麼話呢，大黑的靈魂是在她手裏拿着呢。她不准大黑叫，大黑當然不再叫。假如不服從她，而她三天不給端那熱騰騰的食來？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個狗蠅，討厭的東西！窩裏似乎不易找到尾巴，出去。在院裏繞着圓圈找自己的尾巴，剛咬住，不稜，又被（誰？）奪了走，再繞着圈捉。有趣，不覺的嗓子裏哼出些音調。

『大黑！』

老太太真愛管閒事啊！好吧，夾起尾巴，到門洞去看看。坐在門洞，順着門縫往外看，喝，四眼已經出來溜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虧是四眼，大黑一定要輸給二青的！二青那小子，處處是大黑的仇敵：搶骨頭，鬧戀愛，處處他和大黑過不去！假如那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熱情的叫着。四眼正在牆根找到包箱似的方便所在，剛要抬腿；『大黑，快來，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同意之理，可是，門，門還關着呢！叫幾聲試試，也許老頭兒就來開門。叫了幾聲，沒用。再試試兩爪，在門上抓了一回，門紋絲沒動！

眼看着四眼獨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牆頭叫了幾聲，雖然明知道自己沒有上牆的本領。再向門外看看，四眼已經沒影了。可是門外走着個叫化子，大黑借此爲題，拚命的咬起來。大黑要是有個缺點，那就是好欺侮苦人。見汽車快駛，見窮人緊追，大黑幾乎由習慣中形成這麼兩句格言。叫化子也沒影了，大黑想像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像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嚴，好在想像

是不費什麼實力的。

大概老頭兒快來開門了，大黑猜摸着。這麼一想，趕緊跑到後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頓罵。果然，剛到後院，就聽見老頭兒去開街門。大黑心中暗笑，覺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等到老頭又回到屋中，大黑輕輕的順着牆根溜出去。出了街門，抖了抖身上的毛，向空中聞了聞，覺得精神十分煥發。然後又伸了個懶腰，就手兒在地上磨了磨腳指甲，後腿登起許多的土，沙沙的打在牆上，非常得意。在門前蹲坐起來，耳朵立着，坐着比站着身量高，加上兩個豎立的耳朵，覺得自己很偉大而重要。

剛這麼坐好，黃子由東邊來了。黃子是這條胡同裏的貴族，身量大，嘴是方的，叫的聲音響聲響氣。大黑的耳朵漸漸往下落，心裏嘀咕：還是坐着不動好呢，還是向黃子擺擺尾巴好呢，還是以進爲退假裝怒叫兩聲呢？他知道黃子的厲害，同時，又要顧及自己的尊嚴。他微微的回了回頭，嘔，沒關係，坐在

自己家門口還有什麼危險？耳朵又微微的往上立，可是其餘的地方都沒敢動。

黃子過來了！在離大黑不遠的一個牆角開了聞，好像並沒注意大黑。大黑心中同時對自己下了兩道命令：『跑！』『別動！』

黃子又往前湊了湊，幾乎是要挨着大黑了。大黑的胸部有些顫動。可是黃子還好似沒看見大黑，昂然的走過去。他遠了，大黑開始覺得不是味道：爲什麼不乘着黃子沒防備好而撲過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恥，那樣的怕黃子。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爲發洩心中的怒氣，開始向空中瞎叫。繼而一想，萬一把黃子叫回來呢？登時立起來，東向走去，這樣便不會和黃子走個兩碰頭。

大黑不像黃子那樣在道路當中捲起尾巴走。而是夾着尾巴順牆根往前溜；這樣，如遇上危險，至少屁股可以拿牆作後盾，減少後方的防務。在這裏就可以看出大黑並不『大』：大黑的『大』和小梅的『小』，都不許十分叫真的。可是他極重視這個『大』字，特別和他主人在一塊的時候，主人一喊『大』黑，他便覺得自己至少有駱駝那麼大，跟誰也敢拚一拚。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他

也不敢承認自己是小，因為連不敢這麼承認還不肯捲起尾巴走路呢；設若根本的自認藐小，那還敢出來走走嗎。『大』字是他的主心骨。『大』字使他對小哈吧狗，瘦貓，叫化子，敢張口就咬；『大』字使他有時候對大狗——像黃子之類的——也敢露一露牙，和鬚子眼裏細叫幾聲；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時候，『大』字使他甚至於敢和黃子幹一仗，雖明知必敗，而不得不這樣犧牲。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專仗着這個『大』字去欺軟怕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長像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餒的是沒有黃子那樣的一張方嘴。狗的女性們，把吻永遠白送給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像個子粒不足的『老雞頭』，就是把舌頭伸出多長，她們連向他笑一下都覺得有失尊嚴。這個，大黑在自思自嘆的時候，不能不歸罪于他的父母。雖然老太太常說，大黑的父親是飯莊子的那個小驢似的老黑，他十分懷疑這個說法。況且誰是他的母親？沒人知道！大黑沒有可靠的家譜作證，所以連和四眼談話的時候，也不提家事；大黑十分傷心。更不敢照鏡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開。對於大黑，顧影是不能引起自

憐的。那條尾巴！細，軟，毛兒不多，偏偏很長，就是捲起來也不威武，況且捲着還很費事；老得夾着！

大黑到了大院。四眼並沒在那裏。大黑趕緊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麼的全沒在那裏，心裏安定了些。由走改爲小跑，覺得痛快。好像二青也算不了什麼，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再和二青打的時候，頂好是咬住他一個地方，死不撒嘴，這樣必能致勝。打倒了二青，再聯絡四眼戰敗黃子，大黑便可以稱雄了。

遠遠有吠聲，好幾個狗一同叫呢。細聽，有她的聲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過多少回舌頭，擺過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連正眼瞧大黑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過錯；戰敗二青和黃子，她自然會愛大黑的。大黑決定去看看，誰和小花一塊唱戀歌呢。快跑。別，跑太快了，和黃子碰個頭，可不得了：謹慎一些好。四六步兒的跑。

看見了：小花，喝，圍着七八個，哪個也比大黑個子大，聲音高！無望！

不便於過去。可是四眼也在那邊呢；四眼敢，大黑爲何不敢？可是，四眼也個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捲得有個樣兒。有點恨四眼，雖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開了。雖然不敢過去，可是在遠處示威終比那一天到晚悶在家裏的小哈吧狗強多了。那邊有個小板凳狗，安然的在家門口坐着，連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分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較。

那羣大狗打起來了。打得真厲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哎呀四眼；嘔，活該；到底他已聞了小花一鼻子。大黑的嫉妬把友誼完全忘了。看，四眼又起來了，撲過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點跳出來了，自己號着轉了個圓圈。啊，好！小花極驕慢的躲開四眼。好，小花！大黑痛快極了。

那羣大狗打過這邊來了，大黑一邊看着一邊退步，心裏說：別叫四眼看見，假如一被看見，他求我幫忙，可就不好辦了。往後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別的驕傲，好看。大黑恨自己！退得離小板凳狗不遠了，唉，拿個小東西殺殺氣吧！聞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來，善意的向大黑腿部一撲，似乎是

要和大黑玩耍玩耍。大黑更生氣了：誰和你個小東西玩呢！牙露出來，耳朵也立起來示威。小板凳真不知趣：輕輕抓了地幾下，腰兒塌着，尾巴捲着直擺。大黑知道這個小東西是不怕他，嘴張開了，預備咬小東西的脖子。正在這個當兒，大狗們跑過來了。小板凳看着他們，小嘴兒撇着巴巴的叫起來，毫無懼意。大黑轉過身來，幾乎碰着黃子的哥哥，比黃子還大，鼻子上一大道白，這白鼻樑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聲引起他們的注意，而把大黑給圍在當中。可是他們只顧追着小花，一羣野馬似的跑了過去，似乎誰也沒看見大黑。大黑的恥辱算是到了家，他還不如小板凳硬氣呢！

似乎得設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羣大狗爲伍的：好吧，向前趕了兩步，輕輕的叫了兩聲，瞭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說：你看，我也是小花的人；你，小板凳，只配在這兒坐着。

風也似的，小花在前，他們在後緊隨，又回來了！躲是來不及了，大黑的左右都是方嘴——都大得出奇！他的全身沒有一根毛能舒坦的貼着肉皮了，全

離心離骨的立起來。他的腿好像抽出了骨頭，只賸下些皮和筋，而還要立着！他的尖嘴向四圍縱縱着，只露出一對大牙。他的尾巴似乎要擠進肚皮裏去。他的腰躬着，可是這樣縮短，還掩不住兩旁的筋骨。小花，好像是故意的，擠了他一下。他一點也不覺得舒服，急忙往後退。後腿碰着四眼的頭。四眼並沒有招呼他。

一陣風似的，他們又跑遠了。大黑哆哆嗦嗦把牙收回嘴中去，把腰平伸了伸，開始往家跑。後面小板凳追上來，一勁兒巴巴的叫。大黑回頭嚙了嚙牙：幹嗎呀，你！似乎是說。

回到家中，看了看盆裏，老太太還沒把食端來。倒在台階上，舐着腿上的毛。

「一邊去！好狗不擋道，單在台階上爬着！」老太太喊。

翻了翻白眼，到牆根去臥着。心中安定了，開始設想：假如方纔不害怕，他們也未必把我怎樣了吧？後悔：小花擠了我一下，假如乘那個機會……：決

定不行，決定不行！那個小板凳！焉知小板凳不是個女性呢，竟自忘了看！誰和小板凳講交情呢！

門外有人拍門。大黑立刻精神起來，等着老太太叫大黑。

『大黑！』

大黑立刻叫起來，往下撲着叫，覺得自己十二分的重要威嚴。老太太去看門，大黑跟着，拚命的叫。

送信的。大黑在老太太脚前撲着往外咬。郵差安然不動。老太太踢了大黑一腿：『怎這麼討厭，一邊去！』

大黑不敢再叫，隨着老太太進來，依舊臥在牆根。肚中發空，眼瞭着食盆，把一切都忘了，好像大黑的生命存在與否只看那個黑盆裏冒熱氣不冒！

新年醉話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還算得了英雄好漢麼？喝醉而去悶睡半日，簡直是白糟塌了那點酒。喝醉必須說醉話，其重要至少等於新年必須喝醉。

醉話比詩話詞話官話的價值都大，特別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人，久想罵他猴鬼子一頓。可是平日的的生活，以清醒溫和爲貴，怎好大睜白眼的罵陣一書？到了新年，有必須喝醉的機會，不乘此時節把一年的『儲蓄罵』都傾瀉淨盡，等待何時？於是乎罵矣。一罵，心中自然痛快，且覺得頗有英雄氣概。因此，來年的事業也許更順當，更風光；在元旦或大年初二已自許爲英雄，一歲之計在於春也。反之，酒只兩盅，菜過五味，欲哭無淚，欲笑無由。只好哼唧唧嚙哩嚙噓，如老母雞然，則癩狗見了也多咬你兩聲，豈能成爲民族的英雄？

再說，處此文明世界，女扮男裝。許許多多男子大漢在家中乾綱不振。欲

恢復男權，以求平等，此其時矣。你得喝醉啣，不然哪裏敢！既醉，則挑鼻子弄眼，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詩冷嘲，繼以熱罵：頭髮燙得像雞窩，能孵小雞麼？曲綫美，直線美又幾個錢一斤？老子的錢是容易掙得？哼！諸如此類，無須管層次清楚與否，但求氣勢暢利。每當少爲停頓，則加一哼，哼出兩道白氣，這麼一來，家中女性，必都惶恐。如不惶恐，則拉過一個——以老婆爲最合適——打上幾拳。即使因此而罰跪床前，但床前終少見證，而醉罵則廣播四鄰，其聲勢極不相同，威風到底是男子漢的。鬧過之後，如有必要，得請她看电影；雖髮似雞窩如故，且未孵出小雞，究竟得顯出不平凡的親密。即使完全失敗，跪在床前也不見原諒，到底酒力熱及四肢，不至着涼害病，多跪一會兒正自無損。這自然是附帶的利益，不在話下。無論怎說，你總得給女性們一手兒瞧瞧，縱不能一戰成功，也給了她們個有力的暗示——你並不是泥人啣。久而久之，自要你努力，至少也使她們明白過來：你有時候也會鬧脾氣，而跪在床前殊非完全投降的意思。

至若年底擔債，醉話尤爲必需。討債的來了，見面你先噴他一口酒氣，他的威風馬上得低降好多，然後，他說東，你說西，他說欠債還錢，你唱四郎探母。雖曰無賴，但過在酒勁，日後見面，大有話說。此「尖頭曼」之所以爲「尖頭曼」也。

醉話之功，不止於此，要在善於運用。祕訣在這裏：酒喝到八成，心中還記得「莫談國事。」把不該說的留下；可以說的，如罵友人與恫嚇女性，則以酒力充分活動想像力，務使自己成爲浪漫的英雄。罵到傷心之處，宜緊緊搖頭，使眼淚橫流，自增殺氣。

當是時也，切莫題詞寄信，以免留叛逆的痕跡。必欲藝術的發洩酒性，可在窗紙上或院壁上作畫。畫完題「醉墨」二字，豪放之情乃萬古不朽。

註：矛盾月刊新年特大號向我要文章。寫小說吧，沒工夫；作詩，又不大會。就寄了這麼幾句，

雖然沒有半點藝術價值，可是在實際上不無用處。如有仁人君子照方兒吃一劑，而且有效，

那我要變成多麼有光榮的我呢！

一九三四年節。

抬頭見喜

對於時節，我向來不特別的注意。拿清明說吧，上墳燒紙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鄉，所以每逢看見柳枝發青便曉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經過去。對重陽也是這樣，生平沒在九月九登過高，於是重陽和清明一樣的沒有多大作用。

端陽，中秋，新年，三個大節可不能這麼馬虎過去。即使我故意躲着牠們，賬條是不會忘記了我的。也奇怪，一個無名之輩，到了三節會有許多人惦記着，不但來信，送賬條，而且要找上門來！

設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設計自殺等等，而專講三節的熱鬧有趣那一面兒，我似乎是最喜愛中秋。『似乎』，因為我實在不敢說準了。幼年時，中秋必是個很可喜的節，要不然我怎麼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兒爺』的樣子呢？有『兔兒爺』玩，這個節必是過得十二分有勁。可是從另一方面說，至少有三

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腸呀！所以說『似乎』最喜愛中秋。

事真湊巧，這三次『非楊貴妃式』的醉酒我還都記得很清楚。那麼，就說上一說吧。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裏。好友盧嵩庵從柳泉居運來一罈子『竹葉青』。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罈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罈子已空。幹什麼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麼上了床。牌必是沒打成，因為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蔭棠在同福樓吃飯，各飲綠茵陳二兩。吃完飯，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見了一輪明月。我就吐了。這回決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倫敦。那裏的秋月是什麼樣子，我說不上來——也許根本沒有月亮其物。中國工人俱樂部裏有許多人湊熱鬧，我和沈剛伯也去喝酒。我們倆

喝了兩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還是葡萄葉兒釀的，不可得而知，反正價錢很便宜；我們倆自古至今總沒作過財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衆汽車，我的脚忽然長了眼睛，專找別人的脚尖去踩。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對於中秋，大致如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牠壞。就此打住。

至若端陽，似乎可有可無。糉子，不愛吃。城隍爺現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沒有跟隨着走幾里地的興趣。櫻桃真是好東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給帶累壞了。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牠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譁。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牠從個神祕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裏。姑母就給說那個故事；到如今還不十分明白這故事到底有什麼意思，只覺得『王羲之』三個字倒很響亮好聽。後來入學，讀了蘭亭序，我告訴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裏。

長大了些，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緒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親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燒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裏，非常的白，緊接着飛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銷滅；先下來的滅了，上面又緊跟着下來許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還記着這個。我也的確感覺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間。

中學的時期是最憂鬱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歷，舊歷的除夕必須回校去，不准請假。姑母剛死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楞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門。摸着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纔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着。他先問的

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着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着一支紅燭坐着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你買的雜拌兒，剛纔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接神。

中學畢業以後，新年，除了爲還債着急，似乎已和我不發生關係。我在哪裏，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裏。別人都回家去過年，我老是早早關上門，在床上聽着爆竹響。平日我也好吃個嘴兒，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點什麼吃，連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靜下些的時節，我老看見些過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淚，也不狂歌，我只靜靜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啫燭光在壁上幻出一個『抬頭見喜』，那就快睡去了。

寫 信

寫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類似痢疾，一會兒一陣，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減痛苦。茲條列有效辦法如下：

(一) 給要人寫信宜掛號，或快郵，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二) 託人辦事的信，莫等回信（參看第四條），應即速發第二封。第二封宜比第一封更客氣；這樣，或足使對方覺得不好意思不回信。

(三) 託人辦事的信，信封信紙均宜講究，字勿潦草。頂好隨寄些禮物。答友人求事函，雖利用計文之空隙亦可。

(四) 接信切勿於五日內回答，以免又惹起麻煩。尤其是託辦事的信，攔下不答，也許就馬虎過去；焉知求事的人不於最短期間已從別方面有了辦法。如又得函催辦前事，仍宜不答，似與之絕交者；直至你託他時，再恢復邦

交。

- (五) 接不相識之人來信，不答；如呼老師，可報以短函。
- (六) 託人轉信，須託比收信人地位高的。
- (七) 回信不必貼足郵票，不貼尤妙。
- (八) 爲減少檢信官員的疑心，書信宜用文言，問候語越多越好。
- (九) 故意願受檢查（如罵人的祖宗函），信封上宜寫某某女士收或發。
- (十) 掛號信勿落於太太之手，內或有匯票也。
- (十一) 索欠函或賬條宜原物退回。
- (十二) 無論填寫何項表格，『永久通信處』宜空着。
- (十三) 平安家信印好一千張，按時填發。本條極不適用於情書。
- (十四) 情書須與絕命書同時寫好，以免臨時趕作。

辭工

您是沒見過老田，萬幸，他能無原無故的把人氣死。就拿昨天說吧。昨天是星期六，照例他休息半天。吃過了午飯，刷刷的下起雨來。老田進來了：『先生，打算跟您請長假！』爲什麼呢？『您看，今天該我歇半天，偏偏下雨！』

『我沒叫誰下雨呀！』我說。

『可是您叫我星期六休息，』他說。

『今天出不去，不會明天再補上嗎？』我說。

『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怎麼辦？』他說。

『你上吊去，』我說。

『在哪裏上？』他說。

幸而二如來了，把這一場給解說過去。我指給他一條路，叫他去睡覺。

我不知道他睡着了沒有，不大一會兒他又進來了：「先生，打算跟您請長假！」

「又怎麼了？」我說。

「您看，我剛要睡着，小球過來聞我的鼻子，」他說。

「我沒讓小球聞你的鼻子，」我說。

「可是您叫我去睡覺，」他說。

「不愛睡就不用睡呀，」我說。

「大下雨的天，不睡幹什麼？」他說。

「我沒求龍王爺下雨呀，」我說。

「可是您叫我星期六休息，」他說。

「好吧，你要走就走，給你兩個月的工錢，」我說。

「您還得多給點，外邊還有點零碎賬兒，」他說。

「有五塊錢夠不夠？」我說。

『夠了，』他說。

他拿着錢走出去。

雨小了，南邊的天有裂開的樣子。

老田抱着小球，在房簷下站着。站的工夫大了，我始終沒答理他。他跟小

球說開了：『小乖球，小白球，找先生去吧？』

我知道他是要進來找我。果然他搭訕着進來了。

『先生，天快晴了，我還是出去走一趟吧，』他說。

『不請長假了？』我說。

他假裝沒聽見。『先生，那五塊錢我先拿着吧，家裏今年麥秋收得不好。』

『那天你不是說麥子收得很好嗎？』我說。

『那，我說的是別人的麥子，』他說。

『好，去吧；回來的時候給我帶幾個好桃兒來，』我說。

『這幾天沒有好桃，』他說。

「你假裝的給我找一下，找着呢就買，找不着拉倒。」我說。

「好吧，」他說；走了出去。

到夜裏十一點，我睡了，他才回來。

「先生，給您桃兒，直找了半夜，才找到這麼幾個好的。」他在窗外說。

「先放着吧，」我說：「蹦蹦戲什麼時候散的？」

「剛散，」他說。

「你怎麼聽完了戲，又找了半夜的桃呢？」我說。

「那，我看見別人剛從戲棚裏出來；我並沒聽去，」他說。

今天早晨起來，老田一趙八趙的往外跑，好像等着什麼要緊的信或消息似

的。

「老田，給我買來的桃呢？」我說。

「我這不是直給您在外邊看着嗎？等有好的過來給您買幾個，」他說。

「那麼昨天晚上你沒買來？」我說。

「昨天晚上您不是睡了嗎？早晨買剛下樹的多麼好！」他說。

不食無勞

現而今之青年每於西餐館中，或跳舞場內，欣欣然樂道：不勞無食。其實是大大的不對。何則？聽俺道來。

夫食色性也。但食先於色。設生而不食，則不能長大成人。設不能長大成人，焉能娶妻而生子；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良有以也。那麼，根本不吃，色焉從來？

更有進者，食，麻煩事也。人不爲麵包而生。苟爲麵包而生，必先烤麵成包，必先砌爐，必先磨麵，必先製磚，必先種地，何其不憚煩也！勞由食起，而色由食生，既勞且色，必製紅色補丸以培元養氣，不智孰甚？所謂不勞無食，是事實之當然，何須提倡；而今居然有人大聲吆喝之，始作『蛹』者，其作繭自縛乎？

爲今之計，大家不食，一齊喝風，則四海之內風平浪靜，老死不相往來，見面無須問『吃過沒有』，地上卽天國也。

且腹空空則少慾，男視女不斜其目，女視男不桃紅其腮，情書免寫，免戰高懸，男左女右，授受不親，豈非頂瓜瓜體義之邦？久不食，嘴失其用，僅遺一紋，而實無唇舌，欲吻而不得，更何從以言戀愛？久不食，腹失其用，細如帶，軟若皮糖，欲抱腰而舞，則軟倒一堆，碰得生疼，更何從以言交際？

余友牛克司者，昔以鴉片之精製黑氣砲，大破十國聯軍；今且製化學風，吸之卽飽，永不思食，亦無食物之火力與惡效，是誠一勞永逸之方，人類之和平實有賴於此。爲文以譽之，關心世界和平者幸勿交臂失之。牛君寓滬四馬路，亦長於文學云爾。

爲被拒遷入使館區

八百餘人上外交總長文

（報載北平使館區拒絕華人遷入避難。故代鳴不平。）

呈爲呈請事：竊查明哲保身，先賢垂訓，英雄惜命，亂邦不居。公民等生遭末世，時懷戒心，家寄長安，恨乏租界！故每值同室操戈，輒乞安全於使館，況今逢異族入寇，宜託生命於交民。衡之國際情誼，四海應稱兄弟，加以身家關係，千圓豈吝酬金！乃今榆關失守，敵馬狂馳，而使館宣言，華人禁入。查公民等八百餘人盡愛國良善：既無共產之嫌，素守先賢之教。烟泡數丸，國危自甘嘗膽；土牢三尺，地隘只乞拳身。巨廈瓊樓本非敢望，孤燈短榻卽愜所期；並此而絕之，是可忍孰不可忍！據言使館值年，今爲日本，故橫加刁難，任肆威淫；公民等向不抵制仇貨，更未聲援義軍，固未當敵視也。况日

軍已陷榆關，卽下華北，是今日之仇，卽來日之友，今日使館之旅賓，卽將來天皇之臣庶，苟拒之於斯時，而納之於來日，何前倨而後恭也！且勝不宜驕，寬能得衆，苟舍義路而不由，必恃兵戈以爲武，則民心一失，王道斯崩，智者弗取也！合以上情由，理應具文呈請：

大部提出抗議，以慰羣情！鶴唳風聲，事已急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呈
外交總長：

具呈人八百餘人簽名。

到了濟南

(一)

到濟南來，這是頭一遭。擠出車站，汗流如漿，把一點小傷風也治好了，或者說擠跑了；沒秩序的社會能治傷風，可見事兒沒絕對的好壞；那麼，「相對論」大概就是這麼琢磨出來的吧？

挑選一輛馬車。「挑選」在這兒是必要的。馬車確是不少輛，可是稍有聰明的人便會由觀察而疑惑，到底那裏有多少匹馬是應當雇八個脚夫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勉強負拉人的責任？自然，剛下火車，決無意去替人家拍馬，雖然這是善舉之一；那麼，找能拉車與人的馬自是急需。然而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兒，因為：第一，那僅有的幾匹頗帶「馬」的精神的馬，已被手急眼快的主顧雇了去。第二，那些「略」帶「馬氣」的馬，本來可以將就，那怕是只請他拉着

行李——天下還有比「行李」這個字再不順耳，不得人心，惹人頭皮疼的？而我和趕車的在轎子兩邊担任扶持，指導，勸告，鼓勵，（如還不走）拳打腳踢之責呢。這憑良心說，大概不能不算善于應付環境，具有東方文化的妙處吧？可是，「馬」的問題剛要解決，「車」的問題早又來到：即使馬能走三里五里，堅持到底不摔跟頭；或者不幸跌了一交，而能爬起再接再厲；那車，那車，那車，是否能裝着行李而車底兒不嘩啦啦掉下去呢？又一個問題，確乎成問題！假使走到中途，車底嘩啦啦，還是我扛着行李，（趕車的當然不負這個責任），在馬旁同行呢？還是叫馬背着行李，我再背着馬呢？自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師，陪着御者與馬走上一程，也是有趣的事；可是，花了錢雇車，而自扛行李，單為證明「三人行必有我師」，是否有點發瘋？至於馬背行李，我再負馬，事屬非常，頗有古代故事中巨人的風度，是！可有一層，我要是被壓而死，那馬是否能把行李送到學校去？我不算什麼，行李是不能隨便掉失的！不為行李，起初又何必雇車呢？小資產階級的邏輯，不錯；但到底是邏輯呀！第

三，別看馬與車各有問題，馬與車合起來而成的「馬車」是整個的問題，敢情還有驚人的問題呢——車價。一開首我便得罪了一位趕車的，我正在向那些馬國之鬼，和那堆車之骨髹發呆之際，我的行李突然被一位御者搶去了。我並沒生氣，反到感謝他的熱心張羅。當他把行李往車上一放的時候，一點不寬人，我確乎聽見嘩啦一聲響，確乎看見連車帶馬向左右搖動者三次，向前後進退者三次。「行啊？」我低聲的問御者。「行？」他十足的瞪了我一眼。「行？從濟南走到德國去都行！」我不好意思再懷疑他，只好以他的話作我的信仰；心裏想：「有信仰便什麼也不怕！」為平他的氣，趕快問：「到——大學，多少錢？」他說了一個數兒。我心平氣和的說：我并不是要買貴馬與尊車。」心裏還想：「假如弄這麼一份財產，將來不幸死了，遺囑上給誰承受呢？」正在這麼想，也不知怎的，我的行李好像被魔鬼附體，全由車中飛出來了。再一看，那怒氣冲天的御者一揚鞭，那瘦病之馬一掀後蹄，便軋着我的皮箱跑過去。皮箱一點也沒壞，只是上邊落着一些小塊車輪上的膠皮；為避免麻煩，我也沒敢叫回御者告

訴他，萬一他叫『我』賠償呢！同時，心中頗不自在，怨自己「以貌取馬」，那知人家居然能掀起後蹄而跑數步之遙呢。

幸而××來了，帶來一輛馬車。這輛車和車站上的那些差不多。馬是白色的，雖然事實上並不見得真白，可是用「白馬之白」的抽象觀念想起來，到底不是黑的，黃的，更不能說一定準是灰色的。馬的身上不見得肥，因此也很老實。韁，鞍，肚帶，處處有蔴繩幫忙維繫，更顯出馬之穩練馴良。車是黑色的，配起白馬，本應黑白分明，相得益彰；可是不知濟南的太陽光爲何這樣特別，叫黑白的相配，更顯得暗淡灰喪。

行李，××和我，全上了車。趕車的把鞭兒一揚，吆喝了一聲，車沒有動。我心裏說：「馬大概是睡着了。馬是人們最好的朋友，多少帶點哲學性，睡一會兒是常有的事。」趕車的又喊了一聲，車微動。只動了一動，就又停住；而那匹馬確是走出好幾步遠。趕車的不喊了，反把馬拉回來。他好像老太婆縫補襪子似的，在馬的周身上下細膩而安穩的找那些蔴繩的接頭，慢慢的一

個一個的接好，大概有三十多分鐘吧，馬與車又發生關係。又是一聲喊，這回馬是毫無可疑的拉着車走了。倒叫我懷疑：馬能拉着車走，是否一個奇蹟呢？

一路之上，總算順當。左輪的皮帶掉了兩次，隨掉隨安上，少費些時間，無關重要。馬打了三個前失，把我的鼻子碰在車窗上一次，好在沒受傷。跟×頂了兩回牛兒，因為我們倆是對面坐着的，可是頂牛兒更顯着親熱；設若沒有這個機會，兩個三四十的老小夥子，又焉肯腦門頂腦門的玩耍呢。因此，到了大學的時候，我摹做着西洋少女，在瘦馬臉上吻了一下，表示感謝他叫我們得以頂牛的善意。

(二)

上次談到濟南的馬車，現在該談洋車。

濟南的洋車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坐在洋車上的味道可確是與衆不同。要領略這個味道，頂好先檢看濟南的道路一番；不然，屈罵了車夫，或誣蔑濟南洋車構造不良，都不足使人心服。

檢看道路的時候，請注意，要先看胡同裏的；西門外確有寬而平的馬路一條，但不能算作國粹。假如這檢查的工作是在夜裏，請別忘了拿個燈籠，踏一脚黑泥事小，把腳腕拐折至少也不甚舒服。

胡同中的路，差不多是中間墊石，兩旁鋪土的。土，在一個中國城市裏，自然是黑而細膩，晴日飛揚，陰雨和泥的，沒什麼奇怪。提起那些石塊，只好說一言難盡吧。假如你是個地質學家，你不難想到：這些石是否古代地層變動之時，整批的由地下翻上來，直至今日，始終原封沒動；不然，怎能那樣不平呢？但是，你若是個攷古家，當然張開大嘴哈哈大笑，濟南真會保存古物哇！看，看那一塊石頭沒有多少年的歷史！社會上一切都變了，只有你們這羣老石還在這兒鎮壓着濟南的風水！

浪漫派的文人也一定喜愛這些石路，因為塊塊石頭帶着慷慨不平的氣味，且滿有幽默。假如第一塊屈了你的脚尖，哼，剛一邁步，第二塊便會咬住你的腳後跟。左脚不幸被石窪囚住，留神吧，右腳會緊跟着滑溜出多遠，早有一塊

中間隆起，稜而膩滑的等着你呢。這樣，左右前後，處處是埋伏，有變化；假如那位浪漫派寫家走過一程，要是幸而不暈過去，一定會得到不少寫傳奇的啓示。

無論是誰，請不要穿新鞋。鞋堅固呢，脚必磨破。脚結實呢，鞋上必來個窟窿。二者必居其一。那些小脚姑娘太太們，怎能不一步一跌，真使人糊塗而驚異！

在這種路上坐汽車，咱沒這經驗，不能說是舒服與否。只看見過汽車中的人們，接二連三的往前躡，頗似練習三級跳遠。推小車子也沒有經驗，只能理想到：設若我去推一回，我敢保險，不是我——多半是我——就是小車子，一定有一個碎了的。

洋車，咱坐過。從一上車說吧。車夫拿起「把」來，也許是往前走，也許是往後退，那全憑石頭叫他怎樣他便得怎樣。濟南的車夫是沒有自由意志的。石頭有時一高興，也許叫左輪活動，而把右輪抓住不放；這樣，滿有把坐車的

翻到下面去，而叫車坐一會兒人的希望。

坐車的姿式也請留心研究一番。你要是充正氣君子，挺着脖子正着身，好嘍：爲維持脖子的挺立，下車以後，你不變成歪脖兒柳就算萬幸。你越往直裏挺，牠們越左右的篩搖；濟南的石路專愛打倒挺脖子，顯正氣的人們！反之，你要是縮着脖子，懈鬆着勁兒，請要留神，車子忽高忽低之際，你也許有鬼神暗佑還在車上，也許完全搖出車外，臉與道旁黑土相吻。從經驗中看，最好的辦法是不挺不縮，帶着彈性。像百碼決賽預備好，專候槍聲時的態度，最爲相宜。一點不鬆懈，一點不忽略，隨高就高，隨低就低，車左亦左，車右亦右，車起須如據鞍而立，車落應如鯉魚入水。這樣，雖然麻煩一些，可是實在安全，而且練習慣了，以後可以不暈船。

坐車的時間也大有研究的必要，最適宜坐車的時候是犯腸胃閉塞病之際。不用吃洩藥，只須在飯前，喝點開水，去坐半小時上下的洋車，其效如神。飯後坐車是最冒險的事，接連坐過三天，設若不生胃病，也得長盲腸炎。要是胃

口像林黛玉那麼弱的人，以完全不坐車爲是，因沒有一個時間是相宜的。

末了，人們都說濟南洋車的價錢太貴，動不動就是兩三毛錢。但是，假如你自己去在這種石路上拉車，給你五塊大洋，你幹得了幹不了？

(三)

由前兩段看來，好像我不大喜歡濟南似的。不，不，有大不然者！有幽默的人愛「看」，看了，能不發笑嗎？天下可有幾件事，幾件東西，叫你看完而不發笑的？不信，閉上一隻眼，看你自己的鼻子，你不笑纔怪；先不用說別的。有的人看什麼也不笑，也對呀，喜悲劇的人不替古人落淚不痛快，因爲他好「覺」；設身處地的那麼一「覺」，世界上的事兒便少有不叫淚腺要動作動作的。嘔，原來如此！

濟南有許多好的事兒，隨便說幾種吧：葱好，這樣公認的吧，不是我造謠生事。聽說，猶太人少有得肺病的，因爲吃魚吃的多；山東人是不是因爲多嚼大葱而不患肺病呢？這倒值得調查一下，好叫吃完葱的士女不必說話怪含羞的

用手掩着嘴：假如調查結果真是山西河南廣東因肺病而死的比山東多着七八十來個，（一年多七八十，一萬年要多若干？）而其主因確是因爲口中的葱味使肺病菌倒退四十里。

在小囁兒裏，時常用葱尖比美婦人的手指，這自然是春葱，決不會是山東的老葱，設若美婦人的十指都和老葱一般兒粗，（您曉得山東老葱的直徑是少寸），一旦婦女革命，打倒男人，一個嘴巴子還不把男人的半個臉打飛！這決不是濟南的老葱不美，不是。葱花自然沒有什麼美麗，葱葉也比不上蒲葉那樣挺秀，竹葉那樣清勁，連蒜葉也比不止，因爲蒜葉至少可以假充水仙。不要花，不看葉，單看葱白兒，你便覺得葱的偉麗了。看運動家，別看他或她的臉，要先看那兩條完美的腿，看葱亦然。（運動家注意。這裏一點污辱的意思沒有；我自己的腿比蒜苗還細，焉敢攀高比諸葱哉！）濟南的葱白起碼有三尺來長吧；粗呢，總比我的手腕粗着一兩圈兒——有願看我的手腕者，請納參觀費大洋二角。這還不算什麼，最美是那個晶亮，含着水，細潤，純潔的白顏

色。這個純潔的白色好像只有看見過古代希臘女神的乳房者纔能明白其中的奧妙，鮮，白，帶着滋養生命的乳漿！這個白色叫你捨不得吃牠，而拿在手中顛着，讚嘆着，好像對於宇宙的偉大有所領悟。由不得把牠一層層的剝開，每一層落下來，都好似油酥餅的折疊；這個油酥餅可不「人」手烙成的。一層層上的長直紋兒，一絲不亂的，比畫圖用的白絹還美麗。看見這些紋兒，再看看饅饊，你非多吃半斤饅饊不可。人們常說——帶着刺諷的意味——山東人吃的多，是不知葱之美者也！

反對吃葱的人們總是說：葱雖好，可是味道有不得人心之處。其實這是一面之詞：假若大家都吃葱，而且時常開個「吃葱競賽會」，第一名贈以重廿斤金杯一個，你看還敢有人反對否！

記得，在新嘉坡的時候，街上有賣柘蓮者，味臭無比，可是土人和華人久住南洋者都嗜之若命。並且聽說，英國維克陶利亞女皇吃過一切果品，只是沒有嘗過柘蓮，引為憾事。濟南的葱，老實的講，實在沒有奇怪味道，而且確是

甜津津的。假如你不信呢，吃一棵嘗嘗。

註：此文原有七八段，後幾段多是描寫濟南之美，因不甚幽默，所以刪去。讀者幸勿謂僕與濟南來不及也。

大發議論

過年是一種藝術。咱們的先人就懂得貼春聯，點紅燈，換灶王像，饅頭上印紅梅花點，都是爲使一切藝術化。爆竹雖然是噪音，但『燈兒帶炮』便給聲音加上彩色，有如感覺派詩人所用的字眼兒。盡自有史以來，中國人本是最藝術的，其過年比任何民族都更複雜，熱鬧，美好，自是民族之光，亦理所當然。

以烹調而言，上自龍肝鳳肺，下至薑蒜大葱，無所不吃，且都有奇妙的味道。拿板凳腿作冰激凌，自要是中國人作的，給歐西的化學家吃，他也得莫名其妙，而連聲誇好；即使稍有缺點，亦不過使肚子微痛一陣而已。吃了老鼠而再吃貓，既不辨其爲鼠爲貓，且不在肚中表演貓捕鼠的遊戲，是之謂巧奪天工。烹調的方法既巧奪天工，新年便沒法兒不火熾，沒法兒不是藝術的。一碗

清湯，兩片牛肉，而後來個硬涼蕓菜，如西洋紅毛鬼子的辦法，只足引起傷心，哪裏還有心腸去快活。反之，酒有茵陳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餞果兒——紅的是山楂糕，綠的是青梅，黃的是橘餅，紫的是金絲蜜棗，有如長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塊塊如燦豔羣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樂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倍之，各發異香，運冒出的氣兒都婉轉緩膩，不像饅頭揭鍋，熱氣立散；於是吃一看二，嚥一塊不能不點點頭，喝一口不能不嘔啞嘴；或湯與塊齊嘗，則順流而下，不知所之，豈不快哉！腦與口與肚一體舒暢，宜乎行令猜拳，吃個七八小時也。這是藝術。作得藝術，吃得藝術，於是一肚子藝術，而後題詩壁上，剪燭梅前，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

這不過略提了提『吃』，已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萬國來朝。至若吃飽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擲骰，或頂牛，鉤心鬥角，各運心思，贏了微笑，輸急纔罵『媽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燈，看親戚，接姑奶奶與小外甥……只好從略，只好從略，以免六國聯軍又打天津。因羨生妬，至蠻不講理，往往

有之。

到了現在，過年的藝術不但在質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邁進。以次數說，新年起碼有兩個，增多了一倍。活個七老八十，而能過一百好幾十次新年，正是：

五風十雨皆爲瑞，

一歲雙年總是春。

人生七十古來稀；到而今，活五十歲而過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沒多大關係了。這順手兒就解決了人口過剩問題，因爲活到四五十歲，已經過了一百來回年，在價值上總算過得去了；那麼，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滿可以立下遺囑，而後把自己活埋了。不過，這是附帶的話；如不願活埋呢，也無須一定這麼辦，活着也好。書歸正傳：

兩個新年，先過國歷新年，然後再過「家歷」新年。二者之間，隔着那麼幾十天，恰好藕斷絲連，顧此而不失彼，是詩意的逗宕，是藝術的沈醉，是電影

的廣告！前前後後三個來月，甚至於可以把冬至的餛飩接上端陽的糉子，而後緊跟着去到青島避暑。天哪，感謝你使我們生在中國！

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這樣看的。記得去年在我們鎮上，鋪戶都在『家歷』新年關上了門。小徒弟們在鋪內敲鑼打鼓，掌櫃們把臉喝得怪紅。鄰家二大媽一向失於修飾，也戴上了朱小紅絹石榴花。私塾中的學童們把三字經等放在神龕後面，暫由財神奶奶妥爲照管。洋學堂的秀才們也回來湊熱鬧，過了燈節還捨不得走。這本是爲藝術而藝術，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地方。哪知道，鎮上有位愛國志士發了議論：愛國的人應當遵守國歷；再說，國歷是最科學的。

我也說了話。我既是鎮上的聖人之一，自然不能增他人的銳氣而減自己的威風。你看，大家聽了志士的議論，雖然過年如故，可是心中有點不自在。我們鎮上的人向來不提倡仇貨；也不贊成婦女放腳，因爲纏足是更含有國貨的意味。他們不甘於作不愛國的人，但是，他們沒話反攻，而愛國志士就鼻孔朝天的得意起來。我不能不開口了！我說：過年是種藝術，談不到科學；誰能在

除夕吃地質學，喝王水，外加安末尼亞？再說，國歷是科學的，連洋鬼子都知道，難道堂堂的天朝選民就不曉得？二月是二十八天，正合二十八宿，中西正是一理，不過，科學是日新月異的，將來一高興，也許二月剩八天，巧合八掛圖，而十二月來上五六十來天！再說，家歷月月十五有圓月，而國歷月月十五有圓太陽，陽勝於陰，理當乾綱大振，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圓月之外還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陽沒有出過太陽牙。

連鄰家二大媽也聽出我這一套是暗含譏諷，馬上給我送過來一大盤年糕；雖然我看出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還很感激她。她的話比年糕的價值還大。她說：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假如十五沒月亮，這兩句古語從何應驗？還有，臘月三十要是出了圓月，咱們是過年好呢，還是拜月好呢？二大媽的話實在有理。於是設法傳到愛國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媽至少比他多吃過二三十年的年糕，這不是瞎說的。

他似乎也看出八月十五雲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氣。他帶着諷刺的味

兒說：爲什麼不可以把吃喝玩樂都放在國歷新年？莫非是天氣不夠冷的？

我先回答了他這末一句。對於此點我更有話說。過去的經驗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大有用處；你看，我恰巧在南洋過過一次年。在那裏，元旦依然是風扇與冰激凌的天氣。大家赤着腳，穿着單衫，可是拚命的放爆竹，吃年糕，貼對子，買牡丹，祭財神。天氣和六月裏一樣，而過年還是過年。這不是冷不冷的問題。冷也得過年，熱也得過年，過年是種藝術，與寒暑表的升降無關。

至於爲什麼不把吃喝玩樂都放在國歷新年，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爲表示愛國，爲表示科學化，我們都應當遵守國歷；國歷國科國學國民等等本來自成一系統。嚴格的說，一個國民而不歡歡喜喜的過下兒國歷新年，理當斬首，號令國門。可是有一層，人當愛國，也當愛家。齊家而後能治國；試看古今多少英雄豪傑，哪個不是先把錢搜到家中，使家族風光起來，而後再談國事？因此，國歷與家歷應當兩存着；到愛國的時候就愛國，到愛家的時候便愛家，這纔稱得起是聖之時者。你真要在家歷新年之際，三過其門而不入，留神

尊夫人罰你跪下頂燈三小時；大冷的天，不是玩的！這不是要哪個與不要哪個的問題，也不是哪個好與哪個壞的問題，而是應當下一番工夫去研究怎樣過新年，與怎樣過舊新年。二者的歷史不同。性質不同，時間不同，種種不同，所以過法也得不同。把舊玩術都搬到新節令上來，不但是顯着驢唇不對馬嘴，而且是自己剝奪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順着天時地利與人和，各有各的辦法，各有各的味道，纔能算作生活的藝術。

以國歷新年說吧。過這個年得帶洋味，因為牠是洋欽天監給規定的。在這個新年，見面不應該說「多多發財」，而須說「害怕扭一耳」。非這麼辦不可，你必須帶出洋味，以便別於家歷新年。該新則新，該舊則舊，這一向是我們的長處。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暗窩窩頭，理當如此。過年也是這樣。那麼，過國歷家年，應在大街上高搭綵牌，以示普天同慶。大家到大飯店去喝香檳。然後，去跳舞一番，或湊幾個同志打打徹高爾夫。約女朋友看看電影，或去聽聽西洋音樂，吃些塊奶油巧克力，也不失體統。若能湊幾個人

演一齣三幕戲，偏請女客爲自己來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給父親拜年，你父親自然會看到你在報紙上登的賀年小廣告。可是見着父親的時候別忘了說『害怕扭一耳』。你應當作一身新洋服。總之，你要在這個時節充分的表現出來，你是愛國，你懂得新事，你會跳舞，你會溜冰。這個年要過得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像；不像吧，又像。這也是一種藝術。若以酒類作喻，這是啤酒。雖然是酒，可又像汽水。拿準這個尺寸，這個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過牠一下，你便永遠摸不清個人與世界的關係。說到這兒，你頂好給美國總統寫個賀年片，貼足郵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話，那是他的錯兒，你居心無愧。

這麼過了一個年，然後再等過那一個，藝術上的對照法。一個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檳與裸體美人的；一個是寫實的，遺傳的，家長里短的。你身過二年，胃收百味，是溝通東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檳與陳紹的產兒，是一切的一切！

應當再說怎過舊新年。不過，你早就知道。只須告訴你一句：無論是在哪個新年，總不應該還債。還有一句——只是一句了——在舊新年元旦出門，必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國歷新年則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頂出來也好。

愛國志士聽了這一番高論，茅塞一頓一頓的都開了，託二大媽來約我去打幾圈小麻雀，遂單刀赴會焉。